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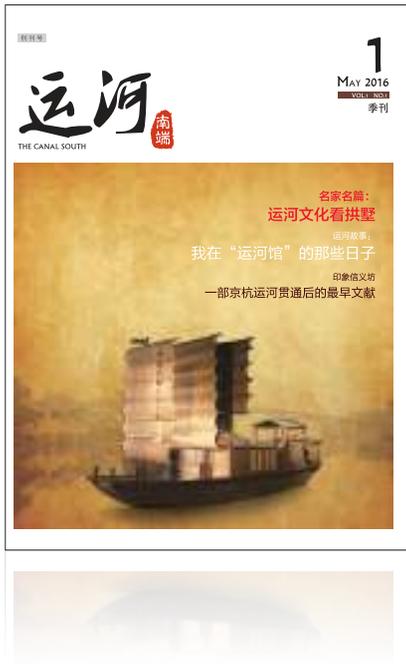


天
自制
上色上釉
控制二
上色
上釉 控制



运河是人类智慧的创造，今天的大运河，则是我们对历史遗产的再创造。人居的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也在于创造。我们今天要用好用活大运河这笔丰厚遗产。

——李克强



1
MAY 2016
VOL.1 NO.1
季刊

创刊号



杭州京杭大运河博物馆



智慧一点通



《运河·南端》杂志

主管：杭州市拱墅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体育局）
主办：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

编委会主任：黄玲
编委会副主任：刘德龙 陈展 戴丽群
编委：陈琳 阮利平 陆菁 沈丽红
文闻 黄莹 许赞 焦明
杨芳 夏菡菡 张建青 孙辰霏
刘黎明 吕英娟

主编：叶艳萍
执行：陶林
责编：周佳
设计：杭州解文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编辑部地址：拱墅区运河广场1号
邮编：310015
投稿邮箱：276476005@qq.com
电话：0571-88162078

天堂流过一条河

撰文 | 黄玲

大运河，生生不息，从北京、从历史的深处流来，流经天堂，流向大海，流往未知的未来。那斑驳的大船里装满了故事，那汤汤的河水中盛满了诗篇……如果说，大运河是一条黄金水道，我更愿意说，她，是一条文化长河。

大运河，肇始于春秋，形成于隋代，发展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繁荣于明清，源远流长，贯通南北，连接五大水系，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她与长城一撇一捺，共同组成了巨大的汉字“人”，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地位身份的象征。

两千多年前，不论是为了争霸中原而开凿邗沟的吴王夫差，还是相传为了到扬州看琼花而征发百万民工沟通运河以致亡国的隋炀帝，当时一定想不到，因为运河的南北大贯通和开发，运河流域的社会经济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与繁荣，运河流域因此成为人才荟萃之地，文风昌盛之区。大运河给予后世的舟楫之便、文化之盛、经济之利竟是如此难以道尽……

大运河是杭州的生发之河。杭州之名，由河而生；杭州城池，依河而建；江南名郡，借河而扬；两朝都会，因河而定；人间天堂，靠河而孕。大运河，是人间天堂里流过的一条河。

“在这里说到‘荡漾’的时候，我眼前出现的，是一条水色渺渺的千年大运河。我现在的站立之处，便是千年京杭大运河的起点，或者说是终点；也就是说，这里是精彩的龙头，或者说是锦绣的龙尾。不管是龙头还是龙尾，那都是一条大河的最为灵动之处。这个流域的行政地名，叫做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黄亚洲先生在《运河文化看拱墅》一文中这样说道。

拱墅区位于京杭大运河最南端，运河在拱墅穿境而过，蜿蜒 12 公里，是杭州段运河古迹保存最完整、底蕴最深厚、资源最丰富的一段，同时，拱墅也是最富有运河风韵和文化情怀的城区。近年来，拱墅区积极打造运河文化名区，全力建设运河文化带，大力传承和弘扬运河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市井文化、产业文化、生态文化。建成开放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等 5 大国家级博物馆，保护修缮小河直街等 3 大历史文化街区，恢复重建了战国墓遗址等 23 处文化遗存，编撰出版了《运河南端草根谭》等运河文化系列丛书 20 余册，成立了运河文化公益促进会，创办了大运河文化沙龙，300 多支文体团队常年丝竹齐鸣，越来越多的文化名人和文化志愿者活跃在运河两岸，大运河文化节、运河文化四季歌等文化品牌活动享誉全国……

2014 年 6 月，大运河列入世界文化遗产；11 月，李克强总理来到拱宸桥段考察；2016 年 9 月，G20 峰会将在杭州召开。于是，《运河·南端》这本刊物应运而生，我们期待通过这本刊物，告诉世界运河的前世今生，让世界听见运河的声音，让世界看见运河的精彩，让世界遇见运河的风情……

2016 年春于运河南端

目 录

卷首语

天堂流过一条河 - 黄 玲

名家名篇

04 运河文化看拱墅 - 黄亚洲

运河故事

10 我在“运河馆”的那些日子 - 周新华

20 “运河文化”建设的回忆 - 赵树华

26 丹青化作运河魂 - 吴理人

31 酱园同福泰的故事 - 许 赞

运河风情

36 印象信义坊 - 陶 林

40 古镇塘栖 - 杨 芳

运河史迹

45 中国大运河的形成与演变 - 叶艳萍

52 一部京杭运河贯通后的最早文献 - 鲍翔麟 鲍加群

运河遗存

56 千工轿 - 焦 明

58 江墅铁路遗址 - 周 佳

八面来风

66 圆梦 35 年，由北到南

68 由南到北·走运 2016

70 大运河博物馆三大公益活动介绍

72 免费看电影 免费教作文

74 我和作文有个约会

75 喜迎 G20，“新年走运，香积祈福”

76 立春送福、写联赠联

77 冬赏花灯

78 2016 运河南端的“三个春晚”

封三 大运河文化沙龙

名家名篇

FAMOUS MASTERPIECE



我想重申一遍我的小小的感触：
不管是龙头还是龙尾，那都是一条大
河的最为灵动之处。



运河文化看拱墅

撰文 | 黄亚洲

黄亚洲，男，诗人，影视剧作家，1949年8月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70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诗集《无病呻吟》、《磕磕绊绊经纬线》、《父亲，父亲》、小说集《交叉口》、剧本集《老房子新房子》等文学专著九部，其中200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日出东方》获国家图书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影视委员会副主任，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

在这里说到“荡漾”的时候，我眼前出现的，是一条水色渺渺的千年大运河。我现在的站立之处，便是千年京杭大运河的起点，或者说是终点；也就是说，这里是精彩的龙头，或者说是锦绣的龙尾。不管是龙头还是龙尾，那都是一条大河的最为灵动之处。

我这里说的“流域”，指的也就是这一块，1800公里长的京杭大运河中的12公里，这12公里的生机勃勃的两岸。

这个流域的行政地名，叫做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流域面积87平方公里，灯影桨声的好去处。

我当然是经常去拱墅的。

我去那里装饰典雅的韵和书院主持“韵和诗会”，去拱宸桥逸品品尝“舒羽咖啡”，去大运河畔观赏节庆烟花以及接受“大运河文化使者”的称号；我还坐在大运河畔的木屋书店里签名售书，去区政府大院与许明书记探讨“运河文化”的本质内涵……

我知道，不是拱墅区在邀请我，是拱墅区的荡漾得很精彩的文化在召唤我。

出于文化的召唤，一个文化人总是拔脚而行，没有踌躇。

拱墅区特别重视文化，不光是文化人如此说，很多人都这样交口称赞，因为大家对此亲眼目睹：这些年来，一大群各有特色的文化园区和文创产业基地在这里破土而出，文化扶持

的配套政策密集下达，文化设施的蓝图和施工图一卷接着一卷，可以说一年四季的文化气息在这块土地上都有暖洋洋的呈现，这种温暖的气息犹如运河的水汽和灯影，常年弥漫于河流两岸。

我之所以要把拱墅区当代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繁荣，与大运河扯在一起，是基于大运河本来就是一条文化之河的判断。

诚然，沟通南北物流，是开凿这条人工长河的初衷，然而河道一经开通，在这条有2500年历史的大河上日夜穿巡的东西，就不仅仅是物了，文化亦是其中翻卷不息的浪花。你首先可以看看隋炀帝下江南的龙舟，其舟长200余丈，高45尺，上下4层，最上面的一层甚至设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五品官员以上一律随舟而行。从政治上，可以说，整整一个朝廷都在船上；从文化上说，那就是彼时最高水准的建筑文化在全国的南北巡演。

而我们也知道，乾隆皇帝的六下江南来杭州，每一次，都是选拱墅的“富义仓”码头上的岸。他在漫长的南下途中，瞅着一路的水波一路写诗，不停地召唤一只只石龟把他的作品驮上运河两岸；尽管他写诗的水准不怎么地，但是文学的光芒他可是显摆了一路。而由于皇室的不停穿梭，模仿成习俗的龙舟竞赛，也就成了两岸百姓数百年热衷的一种运河文化。

两千年来商贸与文化的逐渐繁荣，使运河



王 戈 / 摄

流域越来越光鲜照人。仅杭州拱墅一带，明清时期就形成了名闻遐迩的八景，光是听听这些景名，就不能不使人心旌摇动：夹城月夜、陡门春涨、半道春红、西山晚翠、花圃啼莺、皋亭积雪、江桥暮雨、白荡烟村。各加一字就是五律，各添三字就是七律，都是进得经典选本的。

想必徜徉于拱墅的历代文化人，铺纸落墨书诗作画皆是成瘾的了。

而我此刻愿意强调的是，流淌千年的古运河固然为拱墅这块神奇的土地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营养，但是当代拱墅“文化兴区”战略的出发点，还是着眼于大运河两岸 60 万当代百姓的

当代生活。拱墅区的当家人始终抱着这样的信念：丰富多彩的高质量的文化生活，是人民安居幸福的标志。正是有了这种信念，才使得拱墅的文化版图如今特别的繁花锦簇——

兴建占地 5 万平方米的运河文化广场，并且以每年举办 300 场群众文化活动的频率使这个广场常年五彩缤纷。这个广场荣膺“全国特色文化广场”的称号，绝对名至实归；

一系列崭新的博物馆相继建成开张：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中国刀剪剑博物馆、中国伞博物馆、中国扇博物馆、杭州近代工业博物馆。可以说这些都是千年运河溅上岸来的晶莹的排



钟黎明 / 摄（右上、右下图）

浪，值得观赏者川流不息；

同时，更大规模的“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得到了全面的保护性修缮：小河直街、桥西民居、大兜路历史街区。这些精致的“旧地”，反复地让人们在历史的穿行中，获得时光的感悟；

连续 16 年举办“拱墅元宵灯会”、连续 3 年举办“运河龙舟赛”和“运河烟花大会”、连续 6 年举办“新春运河健走”活动，我们可以想见组织者的辛苦以及他们心灵中的乐此不疲的社会责任；

至于美术圣殿“LOFT49”、“A8 艺术公社”、“丝联 166”、“乐富智慧园”、西岸国际艺术区，

以及各种文化制高点“运河大讲堂”、“未成年人第二课堂”、“诗人之家”、“民工创作基地”与各条民俗街、风情街更如繁花一样锦绣遍地，在拱墅的各个方向熠熠生辉；

当然，那些从北京、上海、香港等城市载誉归来的“古运河之声艺术团”、“拱墅老年艺术团”也是常年丝竹齐鸣，满街旋律流淌，真是让人们觉得生活于拱墅之地就是呼吸于文化之中。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断定，拱墅的这种文化浸润程度，与大运河在这片土地上的千年流淌，有着相同的规模、气势和节律？两者互相生辉，



动人心魄？

难怪浙江的前省长吕先生会说出“杭州文化看拱墅”这样的赞语，也难怪拱墅区在数年前就端端正正戴上了由国家文化部授予的“全国文化先进单位”桂冠。

我经常走拱墅，不单是为驻足大运河畔凝神观水，久久思索一段历史的起点与终点，也是为一种发现的欣喜，我知道“日新月异”这个词套在拱墅头上特别贴切，这个流域的文化面貌几乎每个月都有新呈现，犹如春天里那些噼啪作响的新叶。

我知道图书馆的新馆与运河体育公园正在加紧建设，知道一条充满活力的“体育健身带”将与运河支流的改造同步建成，知道与“运河申遗”有关的一连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明珠”正在被擦拭得耀眼夺目，知道紫荆公园、西塘河公园等六大精品公园都开始了它们生命的进程，知道一批崭新的“运河文化”载体又在积极地运作之中。譬如：富义仓时尚创意空间、运河创意文化集市、湖州街文化教育产业发展

带、运河庙会、运河水上婚庆、运河美食节等等，我真的喜欢看见拱墅面貌的这种日新月异，拔节与生长总是使人特别高兴。

不由得联想到一册摄影集，那是拱墅区的许明书记相赠的，其中记录了这位对摄影颇有研究的许先生的一大组趣作：一只小鸟从破壳开始，直至红红嫩嫩的身上逐渐出现羽毛，进而羽毛丰盛。

我于是知道许明先生是一位特别关注成长中的细微末节的人，是为见证成长而深感喜悦的人，这也让我加深理解了古运河两岸所发生的种种日新月异，以及千年运河为什么总是喜欢选择这 12 公里的一段，把一波又一波晶晶莹莹的文化水花不停地溅上岸来的原因。

于是，我想重申一遍我的小小的感触：不管是龙头还是龙尾，那都是一条大河的最为灵动之处。■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12月22日 第07版）

运河故事

THE CANAL STORY



我在『运河馆』的那些日子

『运河文化』建设的回忆

丹青化作运河魂

酱园同福泰的故事



我在“运河馆”的那些日子

撰文 | 周新华

十年前的春日，因浙江省文物局原副局长陈文锦先生的推荐，我离开了工作 17 年之久的浙江省博物馆，从孤山南麓来到拱宸桥畔，担任新成立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后改名为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常务副馆长，负责该馆的筹建工作。

从 2006 年 2 月 28 日我到拱墅区报到入职，至 2010 年 8 月 31 日上完在运河馆的最后一天班离开（第二天我就要去浙江农林大学报到了），我在“运河馆”工作了整整四年半时间。这五年不到的时间，在我个人的职业生涯中是非常重要的。有许多难忘而美好的记忆。

作者：周新华，厦门大学考古专业，历任浙江省博物馆学术部主任、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常务副馆长，现为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初来乍到

我刚到“运河馆”时，面临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博物馆建筑已然竣工，外墙的雕塑装饰也已完成，然而一是没人（我是第一个来报到的），二没文物。完全可以说是赤手空拳，白手起家。

更要命的是这个建筑也有点问题。它是由省园林建筑设计院设计的，外观不错，兼顾了传统艺术与现代风格，比较硬朗大气。但是设计师显然不太了解博物馆的性质，因此留下不少隐患。比如，外墙是茶色玻璃幕墙，非常通透，从马路上可以一直看到博物馆的内庭。我当时开玩笑说，这个建筑用来当动物园的禽鸟园倒合适！拱墅区的领导也从善如流，虚心纳谏，听了我的建议后随即跟设计单位沟通。但设计师比较固执，坚持不肯改变原先的方案，这样就僵住了。最后我出了个主意，找到了两者都能接受的方案，即保留玻璃幕墙外观，但在里

面再加砌一道砖墙，这样美观和实用都兼顾了。

建筑的另一个问题是内部的出口通道太多，粗略统计了一下，竟然有十二三个。这怎么行呢？博物馆里毕竟是要展示收藏文物的，如果内部这样四通八达，到处是出口，以后保安工作怎么做呢？我提出要封闭一半以上。这又遭到了设计单位的反对，理由是，以后博物馆里参观人流多，一旦发生火灾，这些都是消防通道。我听了哭笑不得，开玩笑说难道你们天天盼着博物馆着火吗？没有见过这样搞博物馆建筑设计的。后来请来消防方面的专家现场勘察之后，除了保留几个必要的出口外，其余的还是都按我的要求封闭了。

建筑的问题解决之后，更棘手的还是没有文物。没有文物，那叫什么博物馆？之前据说曾经征集到一件香积寺塔的石塔基，还被誉为“镇馆之宝”，在报上炒作了一阵子（现在这东西还在博物馆的内庭里陈放着）。但光靠这样炒作显然不是个办法。我来“运河馆”之前，



博物馆筹建期

曾经被省财政厅借调去担任中国财税博物馆的布展专家组成员长达五六年时间，对于征集文物还是有些经验的。于是我向当时的区文广新局谢作盛局长提出，需要专门成立一个文物征集领导小组和专家小组，来认真组织落实这件大事。古人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于博物馆陈列布展来说，文物就是最好的“粮草”呀。谢局长非常支持我的想法，于是马上就着手做这件事了。

我当时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把我省博物馆的同事蔡乃武请来担任文物征集顾问。老蔡是古陶瓷专家，当时又担任省收藏学会副会长，

跟民间的收藏家非常熟悉，通过他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文物信息。他之前跟我一起被借调到财税馆共事，我们两个一直是搭档，跑遍东西南北，征集到不少文物。我来“运河馆”后，他因合同期满也回到了省博，但一时也是赋闲没有事做。我就以“运河馆”的名义给省博物馆陈浩馆长发了一封公函，信中说我履新伊始，千头万绪，而征集文物成为首要任务。敝馆人手稀缺，而贵馆人才济济，故此希望能借调老蔡来襄助文物征集，敬请大力支持云云。说是公函，其实有点玩笑口吻，但陈浩馆长最终还是爽快地答应了。



运河申遗印度专家来本馆检查工作

老蔡来了之后我如虎添翼。他出了不少好主意，也介绍我认识了不少杭州民间收藏圈的朋友，像世界钱币博物馆馆长储建国、古玉专家王玉、专司连环画收藏的陈耀强等人，通过他们，我又像滚雪球一样结识了更多民间藏家。事实上，最终还正是靠了他们的鼎力相助我才顺利完成了“运河馆”文物征集的任务，而且花费甚少。

寻访大运河

我虽说是学文史出身，但过去对于大运河并没有专门留心，故而所知并不多。但这样显

然不行，所以在正式布展之前，我必须先恶补有关大运河的知识。我除了找来当时新推出的一套八册厚厚的“杭州运河丛书”在工作之余日夜研读外，又按照古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说法，开始了寻访大运河的旅程（顺便也是了解征集文物的信息）。

我寻访大运河的第一站是安徽淮北，这是我有意识的选择。淮北是隋唐大运河途经的城市，自元代以后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日渐荒废，现已完全干涸。它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近年来当地村民曾在故河道里挖出不少当年运河沉船上遗留的瓷器，当地文博部门对河道进

行抢救发掘后，还发现了一处唐代石码头遗址和八艘木沉船遗迹，这一发现还被评为 1999 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2016 年 3 月中旬，我跟老蔡二人先坐火车到合肥，然后转而去淮北。从合肥到淮北四百公里多路程，一路颠簸近七个小时，到天黑时才抵达。翌日我们就去濉溪镇隋唐大运河故道遗址实地考察。河道已成通往河南永城的省际公路，路两旁满是一个个的盗洞，有些盗洞边还蜂拥着许多人，大约正在作业。见我们来，还当是公安来缉查，纷纷作鸟兽散。我们到一个盗洞边观察，发现沙质很细，里面确有一些残破的瓷片，粗略地看了一下，窑口似还挺丰富，除了南方的越窑、龙泉窑、长沙窑外，还有北方定窑、磁州窑的产品。由此可以想见当日运河上商运景象之繁盛。

3 月底，我又出发去扬州。扬州是古运河的滥觞地，春秋时吴王夫差开凿古邗沟，起点就在扬州。古人诗云“烟花三月下扬州”，我恰恰在三月底到了扬州，也是巧合。在扬州逗留两日后，又转赴高邮。高邮秦时置县，也是运河途经的古城。从扬州赴高邮途中，路旁即

是波光粼粼的高邮湖，古运河曾“借湖行运”，这是古人聪明的选择。高邮曾在 1985 年运河清淤时在河底挖出数吨的宋代铁钱，以南宋铁钱居多，版别相当丰富，有人戏称“河底挖出一个博物馆”。我还真从高邮征集到一百余枚南宋铁钱，现陈列在博物馆里。

4 月下旬，根据原先的计划，由时任区政协代主席赵树华带队，谢作盛局长和我等三人从杭州出发赴北京，打算从通州往南，一路沿运河走几个城市。这一路走了好几个城市，除了最北端的通州外，还去了天津的北辰区、山东德州、聊城、临清、济宁等几个城市。4 月 27 日这天，从北京传来一个好消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同志答应为博物馆题写馆名。得知消息，正和我在济宁一道出差的谢作盛局长当即乘飞机从济南飞北京，与区委副书记陈晓明会合，到乔石同志家中取回了这幅墨宝。我则一个人又去了山东济南，拜会了在省文物局工作的厦大考古 83 级师兄倪国圣，咨询征集运河文物的事宜，之后从济南机场飞回杭州。

7 月，大暑时节，因得到文物征集线索，我和运河馆的小马二人又赶赴江苏淮安。淮安是当时运河漕运总督署所在地，也是运河名城，历史上名人辈出。从杭州坐大巴到淮安要近六个小时，汽车抵达时已是黄昏。在旅店入住时，才发现我们到的是原来的淮阴市，而历史上的老淮安现已更名为楚州区。解放后我们国家行政区的名字经常变更，以至于造成这样的小误会。淮安的公事完毕，我们又赶赴江苏镇江，后来从那里征集到一件运河水船上的舵和大铁锚。



南宋铁钱

这样粗粗一算，在小半年不到的时间里，运河沿线的十八个主要城市，除了江苏宿迁和山东枣庄外，我已经基本上都到过了（江南运河沿线的无锡、常州、苏州、嘉兴、湖州我以前就去过多次，比较熟悉）。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算是心里有点底了。所以那个时候浙江图书馆文澜讲坛的张琰来约我，去办一个题为《大运河的历史回眸和申遗前景展望》的学术讲座，我才有底气和胆量上台了。那个讲座据说效果还挺好，讲稿后来也被收入了《文澜听涛》一书，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

布展攻坚战

正式开始布展，是那一年的七、八、九三个月，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当时博物馆已经招聘了六七个大學生，但可惜都不是文博专业出身，真正的专业人员还只有我一个。不过好在这些小年轻个个热情高涨，于是我就带着这些几乎都是初次接触文物的小年轻，开始了“运河馆”的布展工作。

一开始，为了抢进度，是全线铺开作战，近一千米的展线，各个单元、各个版块的陈列布展同步进行。但很快发现这样有问题，容易顾此失彼。最夸张的时候，同时有两三个组来找我，要商量布展中遇到的问题，我纵有三头六臂也对付不过来。于是后来我们改变了策略，把所有人员集中起来，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地推进，完成一个算一个。这样一来，反而效率提高了。

因为工作量实在太大，时间又紧（上级要求在国庆节建成开馆），不得已只好实行“五

加二”，“白加黑”的做法，取消休息日，天天加班到深夜，甚至是凌晨。到后期时，几乎每天都要到凌晨两点以后才能下班。我个人的解压方式是每天吃完晚饭后到运河广场上走一走。那段时间刚好有几个来自东非肯尼亚的黑人在广场上摆摊卖一些工艺品，像木雕的大象、犀牛，雕有热带动物图案的石碗、盘等，极有非洲特色，我就每天跟他们比比划划讨价还价买一个，时日久了，在办公室橱柜里居然积存了一大堆。

因为太过疲累，小年轻们开始叫吃不消了，开始陆续病倒。但奇怪的是，反倒是我这个年龄相对偏大的，倒像个不倒翁似的，精神健旺得很。也许，正是心里怀着一种对即将看到的成果的渴望，才牢牢地支撑着我的信念吧！

因为“运河馆”是当年杭州运河综保工程“一馆两场两带三园六埠十五桥”中的开篇之作，格外受到领导的关注，三天两头有领导来视察进度，这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博物馆的陈列布展又有着自身的规律，不太可能一天一个样，几天变大样的。所以那些日子，区文广新局谢作盛局长心理压力也很大。我根据自己从事文博布展工作十多年的经验，跟他拍胸脯保证说，应该没有问题的，一定会按时完成。但谢局长三天两头来检查，发现似乎变化不大。有一天，他也有点着急了，跟我说：“我再也不相信你说的话了！”我理解他的心情，但也没有办法跟他解释，只好先忍耐他的发火。

说实话我现在回想起来，非常感谢承担这次布展设计施工的这家公司。据说他们当初中



香积寺塔基

标时还曾有专家表示怀疑，因为他们之前似乎并没有做过博物馆方面的陈列。但事实证明，这家公司还是非常得力的。总设计师许森岳老师很有想法，虽然原先没有做过类似设计，但也正因如此，没有什么窠臼框框，一些异想天开的创意，在我看来很有意思（事实上后来开馆之后的确效果非常好，观众普遍反映形式新颖有趣）。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年的9月26日凌晨三时许（这是我们加班最晚的一次），当第三展厅“沿运河城市”的最后一块椭圆形展柜的玻璃装好时，大家都累得瘫坐在了地上。因为这标志着，

运河博物馆的全部陈列已经布展完毕了。这距离上级要求的开馆时间，还提早了四天。在别人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硬生生地做到了。第二天一早我去局里向谢作盛局长报告，这时还不忘跟他说一句：“怎么样，我当初是向你拍胸脯保证的，现在果然做到了吧。”谢局长笑笑不说话，不过看得出他心里也很高兴。

“半个”运河专家

“运河馆”开放之后，各地宾客纷至沓来。我作为驻馆的常务副馆长，此时的主要任务俨



隋炀帝陆地行舟图

然就是全职的接待了。为了更好地保证讲解专业到位，加上原来就有的一种职业习惯，这段时间我看的关于运河的书籍似乎更多了。毕竟本就是学文史出身，基础扎实，所以没过多久，我感觉自己对大运河历史与文化的认识比起过去已经上了一个大台阶。

那段时间来采访的新闻媒体也特别多。一开始我是热情接待的，不过到后来我有点刻意地回避了。因为这时我也听到一些风声，据说还有人到谢局长那去“吹风”，说这个周馆长老是上镜头，太爱“出风头”了。我听了哭笑不得，我哪里还在乎这个呢。不过为了避嫌，

我在这方面就格外谨慎起来，一般能躲就躲，或者推到谢局长那儿。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市政协文史委这时却突然找上门来了，说要邀请我参加编写一些关于杭州运河的书籍。其实从学术的积累来看，此时参与编写这些书籍我感觉还是火候不太够，但市政协求贤若渴，有感于他们的诚意，我也只好硬着头皮上马。

从2008年参与编写《运河名城杭州》一书开始（我编写其中第六章“运河名胜古迹”，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出版），到2009年开始参与编写《杭州运河史》（我编写其中第



“时光的足迹”展厅

九章“民国杭州运河”，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此时我已调到浙江农林大学去工作了），期间我还协助拱墅区政协编写了一本《流淌的文化——拱墅运河文化概览》（杭州出版社2010年版），尤其是拱墅区这本，差不多整本书的框架就是我拟定的，我本人还撰写了其中近四分之一的文字内容。

现在回头想起来，我还是挺感谢在运河馆工作的这段岁月的。别的不说，因为业务工作的需要，“逼”得我去熟悉了解有关运河的历史文化，竟然无意插柳，使我俨然成了“半个”运河文化的专家了。甚至在我离开运河馆之后，

我和运河的这个渊源似乎仍在延续。2012年，市运河综保委辗转联系上已到学校工作的我，邀请我写“杭州运河丛书”中的一本《杭州运河名胜》（杭州出版社2015年版）。就在今年初，出版社又来约我，“杭州运河丛书”中还有一本《杭州运河文化之旅》，他们找来找去，觉得似乎还是我最合适，于是又邀请我来担纲主笔。我有时想，看来此生我与运河注定是要“藕断丝连”了。

在我离开运河馆的前夕，总部位于福州的中国华艺传播公司计划拍摄十八集历史人文旅行纪录片《京杭运河两岸行》，第一集就是《俯下身

来是杭州》。摄制组在一个大热天来馆里采访我，这是一个非常敬业而且年轻的团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年之后片子在海峡两岸的电视台同步播出了。那时我已调到学校工作，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我的形象时，下面打的字幕是“时任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副馆长”。

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2013年9月，香港凤凰卫视与英国BBC合作拍摄纪录片《马可波罗东方启示录》，其中有几集涉及到大运河的内容。制片人钱泓（杭州人）不知从什么渠道找到我的联系方式，力邀我担任该片的拍摄顾问，参加拍摄工作。我为此专程到了山东的枣庄，在微山湖的游船上完成了两天的拍摄工作，那是一段非常愉快的工作经历。枣庄是我之前没有去过的运河城市，这一次我算是补上这一课了。

见到了习大大

当然，在运河馆工作这近五年时间，最让我难忘的经历还是见到了后来的习大大，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他对我们的亲切勉励，让我们全馆工作人员都备受鼓舞。

2006年12月31日，我至今清晰地记得这个日子，这也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当时他马上将调任上海市委书记），他到我们运河博物馆来参观了。当时是由我来担任讲解工作。

习总书记人非常亲切随和，到馆里以后，微笑着和我们打招呼，然后认真倾听我的介绍。记得在隋唐大运河故址出土的瓷片展柜前，我向他介绍说，这是我自己去安徽淮北的运河故址亲自捡来的，这时习总书记听了说：“噢，

这是乔传秀的老家嘛。”（乔传秀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现为浙江省政协主席）就在此，区文化馆的王戈老师按下了快门，给我和正认真听讲的习总书记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当来到第一展厅“大运河的开凿”时，我介绍说汉代时曾在关中开过一条漕渠，位置在今陕西富平一带。习总书记听了马上说：“这是我的老家嘛。”

在不长的时间里，我连续两次听到习总书记提到“老家”这个词，让我感觉到，他是个非常重视家乡观念，对故乡有很深感情的人。

因为他的工作非常繁忙，只有约半个小时的参观时间，所以只参观了一半左右的展厅就必须离开了。我陪同他走到序厅门口，我们已经备好了文房四宝，我对他说：“习总书记，给我们留个墨宝吧。”习总书记笑笑摆摆手，说：“我们自己人就不用留啦。”

走出博物馆大门，习近平总书记停下脚步，又回头看看博物馆，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说：“这个博物馆办得不错，以后领导干部都应该来看看。”然后亲切地跟我们一一握手，上车离去了。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听到习总书记对我们的博物馆给予这样高的评价，心里都非常激动。我现在离开运河馆已经五年多时间了，有时偶尔想到习总书记来博物馆参观，对我们亲切勉励的这个画面，心情还是非常激动。这可以说是在运河馆工作的近五年时间中，最难忘也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运河文化”建设的回忆

撰文 | 赵树华

我从1967年参加工作至2007年退休，一直在拱墅区工作、生活，流经拱墅12公里的古老大运河给我留下了一生不可磨灭的难忘记忆。1997年末，拱墅区委、区政府提出了建设“运河文化”的设想，当时我任杭州拱墅区人民政府分管文教卫的副区长。1998年换届我转岗到区政协任职，后首任杭州拱墅区运河文化建设工程领导小组副组长兼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可以这么讲：我既是运河文化建设工程的鼓吹

者和参与者，更是运河综保工程的见证者。

上世纪末“运河文化”建设的提出和造势

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方针”，强调文化建设是“凝聚和激励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十五大这一精神给了杭州市拱墅区各级领导很大的启示。在拱墅区委召开的研讨会上，拱墅区文化局时任局长蔡桂兰

结合拱墅区为京杭大运河最南端发祥地，具有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积淀的地域特点，第一次提出了让运河“清起来、绿起来、亮起来、闹起来”，后又加上“游起来”，并首次提出了“运河文化”这一概念，为日后“运河文化”形成金名片打下了基础。加之杭州拱宸桥东旧城改造工程于1997年12月正式启动，拱墅区委抓住新的机遇，区委主要领导思考“把怎样一个新拱墅带进21世纪”，提出以运河文化为依托，进行新一轮拱墅城市建设。在拱墅区第三次党代会上，区委区政府负责同志提出“建设运河文化风景线，初步构建起具有拱墅特色的大文化体系，实现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

1998年元宵节来临之际，拱墅区委主要领导找我，商议政府历年举办的元宵灯会能否移师到运河边。我与文化、公安、街道相关部门研究决定方案并报区委区政府决策，元宵灯会首次在江涨桥运河边举办。龙腾虎跃闹元宵，灯展布局为“一水两岸两桥”，从江涨桥到大关桥，运河两岸形成灯火绚烂的彩带，彩灯舟、表演船穿梭在两桥之间。从运河边景福百货店五楼的灯会总指挥部望去，流光溢彩，人流不息，元宵灯会两天晚上近20万人次从四面八方来到运河边赏灯赏月过元宵，古老的运河“活”起来了。

《运河传》丛书的发行与《拱墅区运河文化景观带规划》的编制

打造“运河文化”，一直是拱墅区政协从组建成立以来工作的重点和亮点。每届政协都以“运河文化”为参政议政的核心，认真调研论证，积极建言献策，使“运河文化”真正成

为提高拱墅知名度和美誉度响当当的金名片。

1998年2月，拱墅区委区政府正式提出建设“运河文化风景线”的构想，后又成立杭州市拱墅区运河文化建设工程领导小组，由我具体负责日常工作。在区委区政府重视下，办公用房、人员、经费都相继到位，40余平方米的办公室就设立在拱墅区政协楼的旁边，我相继物色并聘用了有市政协委员金柏年、王起等人参加的八名文史、摄影、人文方面的专家组成班子开展工作。同时我也发挥政协的优势，多次邀请省市历史、古建筑、商旅、文物方面的专家分课题进行研讨。我们办公室共编写约20期简报报道相关信息、工作进展和有关活动。同时组织人员北上数百里，到苏州、扬州、淮安、枣庄、济宁，对大运河两岸的水系、习俗、风情、古迹、名人、文化形态进行实地考察，并查阅大量历史档案资料。走访政协文史委及图书资料馆，征集图片文字资料，分类编成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卡片备用。我们还通过政协请到了老报人乌鹏庭，文史专家林正秋、陈洁行，旅游专家陈明钊、张幼泉，古建筑学者仲向平，省地名学会杨小法等七人，从运河旅游的角度整理出版了系列书籍《运河传》、《运河行》、《运河游》，收集挖掘了运河文化历史资源，对运河文化建设与综合保护奠定了一些基础。

由区政协及运河文化建设工程领导小组牵头，由我负责还聘请中国美院环艺系专家编制《运河文化景观带规划》，我代表政协几次在规划编制会议上提出要深入挖掘、弘扬“运河文化”，使之与“西湖文化”共为“杭州文化”的魂，并要以“运河文化”建设为推手，提升改善拱墅人居环境，促进拱墅经济社会的和谐

发展。也提出了“运河文化”要整体设计的理念，最后形成的规划首次提出了“一带三核心”的思路：即运河水系的公共绿地脉络、传统“湖墅八景”建设、湖墅历史文化景观建设等“三线汇总”，形成一条景观带；融公园、绿地、城雕、碑亭、小桥流水、广场为一体，形成三个核心景观空间圈，即武林门、卖鱼桥、拱宸桥景观区。规划并对运河两岸的建筑物提出了限制一定高度的要求，充分体现运河文化深厚的底蕴。“运河文化”逐步深入人心，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杭州京杭大运河拱墅段城市规划设计的设计进行。

2001年，区政府再邀五家著名设计单位，对杭州京杭运河拱墅区段（长板巷至石祥路）进行城市设计规划。我区提出了“三个十”的建设拱墅新城的发展目标，即以1998年拱宸桥旧城改造为起点，用十年时间彻底改变十万平方米旧城面貌，并改善十万居民的居住条件，同时营造具有古运河风韵的十里长廊景观带等。最后东南大学设计的方案脱颖而出，一带三区多点（运河文化旅游景观带，拱宸桥、三河交汇、卖鱼桥三地区，37个节点）在规划中得以体现。

大运河“北首”与“南头”的两次文化研讨会

运河的保护催生了运河文化专题研讨会。上世纪末，作为大运河“北首”的北京通州区召开首届运河文化研讨会。国家级运河研究专家汇集通州运河广场，拱墅区作为唯一大运河沿线城市代表应邀出席，区委时任副书记谢国建，时任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及我与有关部门领导一行人参加。我在开幕式介绍了我区开展运河文化研究与运河保护工作情况，得到了与会

专家的一致好评，讲话后汇入《通州区首届运河文化研讨会专辑》。会上，两区还共同交流了研究成果，互通了信息资料，商讨了协作意向。这次研讨会规模大、层次高、气魄大，主会场外挂着巨幅标语“百里长安我为东头，千里运河我为北首”。我参加会议期间，与专程来杭州拱墅区邀请我一行参加通州区运河文化研讨会的王梓夫笑谈：我们杭州拱墅区可谓“千里运河我为南头”了。王梓夫是通州籍著名作家，国家一级编剧，著有《漕运码头》等长篇著作，并改编为电视剧，他多次来杭，交往中我俩成了好友。随后，通州区委副书记、政府副区长、政协副主席分别到我区考察运河文化建设。

2001年11月，拱墅区委区政府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联合召开了首届运河文化研讨会。整个筹备工作由宣传部姜军部长和我牵头，姜军和我一起到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与学院领导及教授们一起多次研究讨论研讨会的相关合作事项，应该讲合作是愉快的，对研讨会宗旨、议题、邀请领导及专家名单、主讲专家的安排、考察内容，包括开幕式议程都经过广泛协商并进行了分工。研讨会开得很成功，达到宣传运河并保护之、宣传拱墅并发展之的目的。在湖畔居茶叙之时，著名作家金庸先生为研讨会题词“运河千古流，西湖笼烟柳”，为研讨会增添了色彩。研讨会还展示了运河拱墅段规划设计方案，并提出在拱宸桥畔建设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

在2001年拱墅区首届运河文化研讨会上有两点值得一提。

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历史学专家毛昭晰出席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讲：运河如此伟大

的一次工程，却至今未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此次研讨会召开为运河文化的挖掘和建设开了个好头。他疾呼要保护好运河文化的载体，特别是两岸的遗存。会上，对于小河直街和富义仓的保护有一插曲。一些专家对于在城市建设速度快于文保点的考证确定速度的情况下，文保点是否应予保留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甚至在专家住地星都宾馆，餐后专家还在房间相互交流各自的意见和见解。会后毛昭晰教授写信给时任市委书记王国平，建议保留小河直街和富义仓。后王书记批示并转拱墅区委主要领导。拱墅区委区政府领导十分重视古建筑的保护，立即要求建设单位在改造旧城区时保留小河直街和富义仓。为此，拱墅区政协组织省市各方面专家对小河直街进行考察与充分的论证后建议：小河直街的定位应是明末清初城市平民的生活区域，即下店上居，粉墙黛瓦，是运河上充满民俗风情和平民韵味的小街。拱墅区委区政府同时对小河直街三河交汇区域进行了规划，并强调“一砖一瓦、一门一窗”都要修旧如旧，为小河直街综合改造指挥部的决策实施起到重要作用。

二是在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的建设问题上各抒己见也是难忘的记忆。在是否建设博物馆的问题上，各级领导、专家学者的意见比较一致：应该建。京杭大运河是可以和长城媲美的我国古代两大人工工程之一，始凿于公元前5世纪，后经隋代和元代两次大规模挖凿沟通而成，全长1794公里，是世界上最早开凿和最长的运河。博物馆建成后将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认证运河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建在何处？大家有不同意见。后比较统一认为：考虑到运河拱墅段历史上曾为运河南头，建于明崇祯年间的

拱宸桥是运河上不可多得的古桥，该区域运河两岸的历史遗存、民居房屋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保留丰富，所以确定在拱宸桥畔建设。博物馆建筑风格总体定为“传统而不变古”，建筑平面呈扇形状，造型平坡结合，立面细部提取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符号，并请美院教授设计制作十余块反映运河历史文化的大型铜雕于博物馆四周立面及地面，更添历史感和凝重感。在展馆的构思和设计上，拱墅区政府请了浙江大学教授操刀，并指示区政协牵头负责把关，展馆设计方案出来后，多次请各类行家审评看，最后区政协、区文广局、拱宸桥旧城改造指挥部等领导又赴南京等地，请两位全国著名权威审核定稿。

以运河保护为宗旨，融运河文化与城市建设为一体

如果说1997年末杭州拱墅区委区政府启动的运河文化建设，是杭州市运河综保工程的序幕，那么2002年杭州市第九次党代会，将“保护开发区域”列入杭州新世纪城市建设“十大工程”，则是将京杭运河（拱墅段）的综保局工作拓展为杭州市39公里京杭运河杭州段的全面工程，并提升到“还河于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打造世界级旅游产品”的高度。在此期间由我牵头，区政协根据区运河文化工程领导小组调研成果，写成“杭州段运河规划应加大运河保护力度”的提议案，建议规划高起点，沿河要拆搬相关单位，使东线西线贯通，保护沿河古迹景点等。通过市政协信息处向市委市政府反映后，时任市委书记王国平给予批示，要求相关部门听取有关城区意见并抓好规划。市相关部门领导专门到拱墅区政协调研，听取

建议。2005年，运河杭州主城区在市综保委组织下，开始实施景观整治工作。2006年国庆前推出了一期成果：一馆两场三公园，两带六埠十五桥。到2007年国庆前又推出了二期成果：一廊二带三居四园五河六址七路八桥。至2009年底共推出四期工程，主城区21公里长运河及其两岸变化可谓翻天覆地。

从南三堡船闸到拱墅区北大桥，运河两岸拆除了一些有碍景观的建筑，搬迁了沿河不少企业。采用从古运河村落收购的旧石材，建成宽2.5米的游步道，显出古朴韵味，供游人步行、休闲小憩。拱墅政协的建言献策在市综合保护工程中得到充分体现。近拱墅段运河边就筑了30多个节点，有江涨桥西南角专为迎接皇帝上岸的候圣驾，大关桥西北方的运河纤夫雕像群，华光桥西侧的御码头，纪念宋朝爱国将领韩世忠的“忠亭”及青莎公园、北星公园等等。每个节点选点都经过考证，如御码头的选址由政协全程参与，我邀请浙江大学地理学专家方龙龙教授等考证当年康熙、乾隆两帝南巡龙舟停靠的码头，我陪同他到实地多次踏勘考察，方龙龙教授采访当地人，翻查历史文献，对照《南巡盛典》资料中的图文，其中记载了御舟自塘栖镇大营起至宝庆桥新码头，然后从武林门入城至行宫一图。诗文记载了“塘栖朝启跸，宝庆午维舟，策马武林入，观民文教修”。《湖墅小志》也记载了百姓市民在御舟抵靠码头时的情景。根据运河现代拉直改道的现状，最后实地多次测量才选定现址。后有热心市民来信给市委信访办，以一“横匾”为据，认为御码头应在原卖鱼桥轮船码头处，后予以解释答复，热心市民终于满意认可。拱墅区政协为使景点成为精品，捡起历史、文化的碎片，多次与设计建设单位共同商讨，对各细

节精心考量，又请浙江大学古典文学专家写了碑文，请杭州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宋涛写了刚劲有力的“御码头”三字。

拱墅区政协在如何保护改造运河两岸的旧厂房上积极建言献策，作出了很大贡献。记得Loft 49号所在地杭印路49号原是中外合资蓝孔雀集团的土地，厂内承租单位复杂，环境混乱不堪。区政协通过现场踏勘并通过市政协信息处向市里提出，建议保留厂房，引进创意企业，适当改造内部结构。市委主要领导批示，支持了区政协建议。后来，拱墅区委区政府领导多次研究，决定培育Loft 49，并推而广之。这对全区创意产业发展提供了借鉴，加大了运河综保的实施步伐。拱墅段许多建于50年代的原杭一棉、红雷丝织厂、省丝绸仓库、大河船厂、杭丝联等厂房予以保留并予以利用，刀剪、扇、伞三大博物馆开馆，Loft 49号、A8公社、浙窑等一批创意园创立，不仅保留了曾作为工业区的历史遗存，而且降低了运河边的工业污染，提升了区域品位。

运河文化的研究与保护没有句号，只有逗号

杭州市拱墅区第三届政协形成了一个传统，即每年举办一次“运河文化论坛”，进一步拓展研究的力度和深度。我于2007年底退休但以运河研究小组成员的身份多次参与区政协“运河文化论坛”，第三次论坛上受命作一发言。一感运河一定要具有差异性。杭州“五水共导”，但应水水有别。运河有别于西湖、西溪、钱塘江。西湖以“秀”为长，是文雅的、宁静的；西溪以“野”为趣，是原生态的；钱塘江以“势”为彰，是大气的、澎湃的。运河呢？应以“俗”为基，是平民、市井、民俗的。只有如此思考、探索，



在杭州的江、湖、溪、河的保护、整治、开发、利用上才会各扬其长，各显其色。来自各地乃至世界游客到杭州，逗留就不再是短时的，单次的。二感运河可打造顶级节庆品牌。应该结合运河之特征打造杭州“元宵灯会”，杭州拱墅“香积庙会”和“运河烟花节”。杭州老市区运河 21 公里长，贯穿南北，穿越主城，决定了两岸活动必定是全市性的、全民性的。譬如让目前散在各居民点、散而不聚的灯会在 21 公里运河两岸举办，解决了散与聚、小与大、低与高、静与闹的关系，使原散于各居民点的灯会聚于运河两岸，形成市级传统品牌——运河两岸元宵闹灯节，惠及全市民众。也可让钱塘江边、西湖边的烟花移至运河两岸多点，形成

闹在运河畔，打造“杭州运河烟花节”。还可以让杭城借城中香积寺庙建成开光之机，形成集敬佛、购物、品茶、美食、说唱、演艺、游耍、观赏为一体的庙会，重显古时运河两岸寺庙辉煌的景观，并逐步形成“杭州香积庙会”。我很欣慰的是，政协论坛上的献计献策，不少建议得到拱墅区委区政府甚至是杭州市政府的重视，并在运河综合保护工程中得到落实。

1997 年开始的运河打造从历史长河讲是短暂的。但我坚信，运河品牌的“三大目标”一定能够全部实现，杭州段运河一定美过“塞纳河”。■

（作者系二届杭州市拱墅区政协代主席）



丹青化作运河魂

——中国运河民俗画家吴理人

撰文 | 吴理人 绘画 | 吴理人

我常说：“唯我天相许”。老天生我就是做文化事的，我用画笔为后人多留存一些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这是我的“天相”，也是我的使命。

——吴理人

国画大师潘天寿说：“做人要老实，画画不能老实。”前面这句话说的是做人要厚道，要有底线；后面这句话说的是艺无止境，贵在创新。我也一直是努力按照这两句话在做人做事：汗水润笔，匠心独运地用一辈子时间描绘家乡的风情；心血做墨，老老实实在地书写着自己的人生。

（一）画笔相伴多变人生

我1951年出生于杭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吴锡恒曾担任过中学校长，擅长琴棋书画，姐姐吴丽丹在杭州中学当美术老师。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画画。我家斜对面是一家炒货店，店主耀松伯伯，他很喜欢看我趴在桌子上画画。他把包装各种花生、瓜子等炒货书本纸头中的插图都留下来让我临摹。这无意间让我从小练出了观察、写实的功夫。“文革”刚开始时全国流行一幅油画叫《毛主席去安源》，读四年级的我和几位高年级同学一起仿照它画了一张2米高的油画，学校把它立在了校门口，让我很有成就感。

我的母亲楼仙光在我读完小学时就不幸去世了。初二时，父亲也因病去世。我成了孤儿，初中还没有毕业就到杭州乘风电扇厂做“八角工”（每天工资是8角钱）。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年后，天水街道照顾我，把我分配到杭州下城区烟糖果品公司所属的杭州体育场路食品商店当学徒。我因为会画画，做了美工，我设计布置的陈列样窗多次获得杭州市一等奖。“文革”期间，姐姐常带我去杭州书画社观摩潘天寿等名人字画，到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美院前身）聆听陆俨少、王伯敏、沙孟海等书画前辈讲

课。我正是在这个艺术殿堂里打下了绘画基础，掌握了美术的基本理论和技能。齐白石曾把古画集《芥子园画谱》临摹了10遍，我想自己不能比他少，临摹了无数遍，差不多能默写下来。此期间，我几乎临摹了中国画坛上所有名流大师的精品佳作，后在名师余任天、朱恒、孔仲起、包辰初等先生的亲授下，技艺日渐成熟。17岁时临摹清代名家王石谷的长卷《竹林渔村图》，朱恒老师看了称赞说：“你已经浙江美院毕业了。”并为该画题了长长的评语。

1978年，杭州恢复了全市第一家涉外杭州友谊商店。我是负责书画、珠宝、古玩和工艺品的鉴定和采购。我常常独自一人奔走于全国各地采购优质商品。我最喜欢跑的就是当地老街和书店，认识了不少民间艺人，更对中国民俗文化有了深入了解。例如天津制作火柴盒一样大小的微型风筝的两位老人，还有海宁的传统手工艺灯笼，用微针雕刻而成的5个老艺人……这段经历对我的创作观影响很大，促使我日后全身心地投入中国民俗文化遗产的研究创作工作之中。

1985年，我离开友谊商店，受浙江电视台工作朋友的邀请，担任过多部电视剧拍摄组的美工设计和道具设计。有一次，临近傍晚，因突发事件而需要临时改变场景，要求我第二天一早开工前完成50张小品牡丹图的场景绘制。“勒紧肚皮过桥”，我没有退缩，赶紧让人帮忙裁纸研墨，不用多时就完成了。我的绘画技能由此大显身手，先后为《石钟缘》、《绍兴师爷》、《翠姐姐回娘家》、《穷秀才过年》等多部电视连续剧担任美工或道具设计，多次获得全国一等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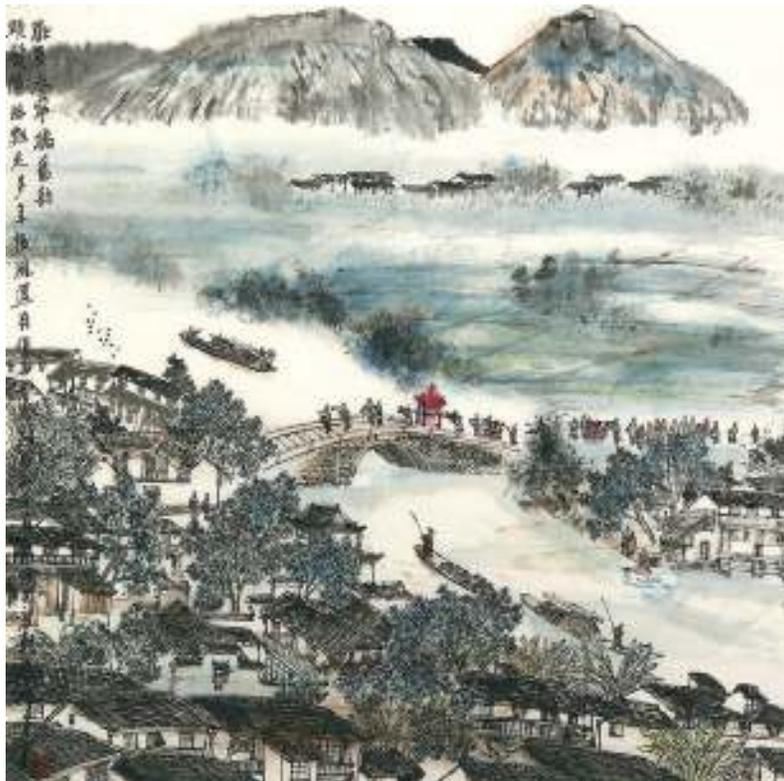


天下粮仓

（二）最解钱塘里巷风情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杭州人，从小生活在“南宋御街”中山北路上的贯桥边。在小巷里打弹子、拍洋片儿、滚铜板和劈甘蔗。我从小喜欢听故事，爷爷几乎每天下午让我到马路对面一家小书店花一两分钱租一本《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小人书回家。这时他会放下手中的活给我讲故事，我每次都听得入迷，梦想自己也能成为小说里面的人物。家旁边有个贯桥茶馆，每天下午和晚上有两场说大书。我也常去。我还经常到旧时的“湖墅八景”那里玩，那里的片片稻田和络麻地，捉蟋蟀，黏梧桐树上的知了……儿时的这些美好记忆，成了后来我创作“湖墅八景”组画时的原动力。

我就是这样一位巷弄里听着杭州民间故事长大的，血脉里浸透了江南的地域民俗文化的市民。我一直对杭州的老街巷情有独钟，太喜欢这个城市的民俗历史文化了，所以画得最多的还是自己的家乡杭州民俗历史。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杭州进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看着那些老房子老街巷被一一拆掉，我真是心痛，担心城市的文脉断在我们手上，便想用自己的画笔去抢救。于是老街巷一边拆，我就一边抢着画，跑遍了杭州全城。当时没有了固定收入，创作条件很艰苦，住在米市巷时，房子只有20平方米，一张八仙桌一半当饭桌，一半当画桌；后来因拆迁暂时搬到我弟妹的中山北路老屋，地方更小了，在楼上阁楼里一张方凳



欢喜永宁桥旧韵

当画桌，颜料等画具只好堆放在楼板上，夏天闷热，冬天冰冷，我的第一本书《钱塘里巷风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完成的。

写生必须到现场去。我走街串巷，看到有特色的地方就握笔铺纸，把它们留存到写生本上。在墙门里画老房子时，住在那里的居民听说是来画他们住了大半辈子甚至几代人的老房子时，常会热情地端凳子泡茶水，还会讲述他们老底子住在这里的故事。若干年后，这些素材成为很珍贵的口述史料写进了我的书里。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我一直笔耕不辍。1997年4月，我在杭州满陇桂雨公园首次举办了个人画展《老杭州风情画展》。2002年10月，杭州出版社出版了我绘制记录杭州五个老城区街巷风

情的《钱塘里巷风情》一书。这本画集，后被列入浙江省地方文献史料、杭州年鉴和中国地方志，并被国内外很多大学的图书馆收藏。之后，我还先后出版了《钱塘古城门》、《杭州街巷》、《武林坊巷志》、《百年湖滨》等几十本画集。

2015年，我历时两年，创作完成了《运河南端市井荟》一书，图文并茂，再现了杭城的老码头、老手艺、老行当、老街景、老习俗，其中有商贾云集的清代富义仓，有生意兴隆的卖鱼桥码头，还有老一代杭州人熟悉的听说书、看西洋镜、打贱陀螺、捉螺蛳摸河蚌，还有拉黄包车、弹棉花、补碗盏、卖门儿布、阉鸡等，市井百态，应有尽有，这些画面展现的都是我小时候亲历亲为的生活场景，讲述的就是杭州

小老百姓在运河边的过往经历。我用画笔为他们树碑立传，因为他们才是运河的主人。

（三）画尽运河千年古韵

生在杭州就是运河人，我从小在运河里捉螺蛳摸河蚌、游泳、打水仗，对这条母亲河有着质朴的情感。运河文化真正的灵魂是民俗文化，作为一位长期研究历史民俗文化的画家，我一直关注着运河的保护以及中国城市和民俗的命运。

这些年来，我的画笔始终没有离开过运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5年，我创作的湖墅十景“橹棹之歌”被杭州市文明办评为全市墙景宣传画一等奖。十年前创作的“湖墅八景”题材组画可以让人重新领略这一昔日的繁华胜景，组画被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制成礼品扇，赠送给出席开馆仪式的来宾；在北京通州举办的世界申遗书画摄影展，并收入《情系运河》大型画集；丝绸长卷《千年运河情》被拱墅区政府在休博会上作为礼品馈赠，并被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收藏。

2011年，我完成了《运河杭州风情》一书，收入的60幅水墨画表现了清末民初到改革开放前近百年的运河民俗风情。该书一图一文，既有唐朝的皋亭山求雨、明代的徐霞客夜泊北新关，也有现在的水上人家、棚户。展开书页，岸上的灯会与集市，水上的货运与婚庆，一一呈现眼前，读者可以一睹运河的昔日风光，了解老底子的民生状态。

2013年为声援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我受邀创作了《运河杭州市井图》，被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收藏并永久展出；2014年6月22日我创作的《湖墅自古繁华图》，见证了当天在拱宸桥桥东举办的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文艺晚会，

并被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永久收藏还制作成铜雕。2015年3月，我创作的《皋亭修禊图》在皋亭山举办的皋亭修禊活动中作为蓝本。

越是画大运河，越是让我感到这条河是我这辈子永远画不完的题材。对我来说，《运河杭州风情》的出版，既是在向人们介绍杭州的运河文化，也是为创作《京杭大运河民俗风情全景图》做好积累，我希望这幅全景图能成为运河版的“清明上河图”。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为了笔笔都有历史依据，我查阅了大量史料，走访了100多人，寻找有关运河的碎片信息，然后把它们集聚整合。画中的许多场景本身就是深印在我脑海里的儿时影像，徐悲鸿大师的弟子陈玲娟老人看了我的画作后认为：“只有飞入寻常百姓家，接上地气，才能画中透出浓重的杭师风气息……”《运河杭州风情》一书中画的河埠头，名叫《童年追忆》，画面上两个一大一小的女子为了生计，到河埠头洗油纱头和衣服，再用竹竿抬着一桶衣服和纱头回家，她们就以我的母亲和大妹妹吴丽华为原型。仔细看画会发现，那根竹竿偏在母亲这一头，慈母情怀就是通过这一细节表现出来的。正如古人所说的“画因心而生”，正是我在用心画母亲，这幅画被国内外多家媒体登载并获得好评。

我用纸墨与家乡进行深度对话，省美协主席张浩称我是“杭州写实第一人”，媒体也赞誉我是“‘画说’杭州第一人”。作为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运河民俗画的代表人物，我成为这样的“第一人”，但不想是“唯一的人”，而是想带动更多的人一起来做。我希望自己像黄宾虹大师那样，独辟蹊径，薪火相传，勤勉不懈，为宣传运河文化尽绵薄之力。■



钟黎明 / 摄

酱园同福泰的故事

撰文 | 许 赟

多年前，偶然在一档美食节目中瞥见，专栏作家沈宏非如此描绘一款名为“太油”的高端酱油：“柔和芬芳的香气，乌亮润滑的油状，丰厚醇和的味道，会让你瞬间了解，‘酱油’为什么被古人称为‘油’；而日常厨房间的‘酱油’，相形之下，味同‘酱水’罢了。”

虽然未能亲口得尝，但想象着“太油”的味道，不免口舌生津，其间夹杂着对神秘传统技艺的畅想，始终回绕在我脑海。

前几日，路过拱宸桥，桥边凉亭里的老人们如往常一样，在晨曦中闲散地聊天。耳边飘过一句“格酱菜啦，还是老底子同福泰出的好吃。”

“同福泰？是大关桥附近的一处遗址吧？沈宏非提到的酱油好像就是同福泰出品。”我脑海中模糊的印象就此泛起，心中留了神。于是，我停下脚步，

装作看运河上船来船往的样子，耳朵却竖着听老人家继续往下讲。

他又接着说道：“小辰光家里买回来“螺蛳菜”，味道清爽，夏天的时候下泡饭不要太好吃啊。”

“你说的对的，还有那个旗方红腐乳上面，浇勺白糖，鲜味吊出，一小块就可以吃一大碗饭。”一位倚靠在凉亭柱子上，正在锻炼的老人回应道。

“你们说的这家店是不是以前在大关桥北紫荆街那边的？”边上有人问。

“对的，清朝那会儿这店就有了，杭州那时候的酱园数这家最大了。”

“那我知道了，以前拱宸桥脚边还开分店的。”

“你们知道为什么叫官酱园，晓不晓得？”

“为啥？”

“因为做酱菜要用盐，那时候盐都在谁手里呢？官府喽，官酱园的食盐配给，是以‘六石缸’计算的，每六缸为一配给单位。一缸的盐，按传统手法操作，从酱，到酱油、酱菜，正好可以满足六只缸的工艺需求。”

“要挂这块‘官酱园’的牌子，要盐运使署核准，巡抚盐漕部院授牌，还是蛮复杂的。”

“听说这家的酱菜品种还是不少的。”

“那是的，什么红豆瓣酱、花生酱、芝麻酱、辣椒酱，讲究点的还有虾米豆瓣酱。”

“腐乳好吃，印象最深的就是玫瑰腐乳。”

“那他们家的腐乳还有火腿醉方、麻油醉方、糟方、辣方，用的黄豆好，所以口感还是蛮好的。”

“还有一种叫双插瓜的，你吃过没？”

“晓得，说起这个，做法还是蛮有讲究的，要用刚刚摘下来的嫩黄瓜，稍微晒会儿，然后插到豆瓣酱的‘坐子’里面……”“‘坐子’是啥？”

“就是豆瓣酱做好之后产生的汁水，里面有来不及发酵的酱豆，黄瓜吸收了酱豆里的汁水，再拿出来晒，然后又插入第二缸豆瓣酱，这样做出来的东西，味道蛮好地。”

“这东西难买的，那时候都要提前跟老板预订的。”

“是的，那时候有个画家，还蛮有名气的，姓潘的，为了能订到这个双插瓜，拿的是自己的画儿当定金。”







“关于同福泰，还有他的酱油，有很多故事的。”

“啥故事？”

“传说啊，以前在江涨桥边上有位老太太，早年家里男人是跑码头做布生意的，家底殷实，时常光顾同福泰的生意。家里吃白切鸡必用同福泰的酱油。那时候呢，同福泰为了迎合大户人家喜欢甜鲜的口味，就专门酿制酱浓味美的酱油，叫做‘太油’。后来，杭州开埠，洋布进来了，价格太便宜，弄得来这个男人生意做不下去，破产，一时想不开，跳水自尽了。留下孤儿寡母，多亏老太太那时候坚强，加上手巧，替人做点针线活计为生，省吃俭用，拉扯三个孩子。日子苦啊，有时候小孩子没菜下饭么，她就给他们讲讲同福泰酱油的味道，几个孩子听听嘴里生津，就把饭吃下去了。后来，总算大儿子读书读出来了，在银行里做了职员，第一个月拿了薪水就是去买了同福泰的‘太油’酱油，杀了鸡，孝敬老娘。”

“哟，这孩子孝顺的。”

“哎，反正说起同福泰的酱菜，故事还是蛮多的，今天要回去烧饭了，改天我们再聊。”

此时，日光已洒满了河岸。老人们渐渐散去，我回想着他们的对话，带着对传统酱菜的美好遐想，翻过拱宸桥，缓缓向老街区走去。■

运河风情

THE CANAL AMOROUS FEELINGS



古镇塘栖
印象信义坊



印象 信义坊



撰文—陶林
摄影—陶林

在一个春雨蒙蒙的时节，我走进了信义坊。

我被她温婉的外表迷住了。

余杭塘河如一条玉带静静地躺在街道中间，岸边的垂柳修长、整齐而又灵动地垂到水面，偶尔轻拂一下水面，像在抚摸熟睡的婴儿。

露亭桥、草营桥、归锦桥三座石拱桥连接信义坊两边的街道，不仅方便行人，更是形成一道绝妙的风景，偶尔有撑着油纸伞的女子从桥上经过，倒影映在河中，如梦如幻。

桥的两头有许多展现古代市民生活的雕像，或行走，或摆摊，或品茶，或戏耍，各有千秋。几株高大的樱花正朝着行人怒放，蒙蒙细雨中有花瓣飘在行人的头上，有花瓣粘在行人的脚底，让人不忍远离。

每年这个时候有男女青年来此邂逅，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一旦牵手成功，又会来此拍婚纱照，以示纪念。

信义坊真是有个有故事的地方。

据说，此处得名因一位叫陆水的官员。包青天式的清官陆水居住于此。他在清乾隆时为官，他勤政廉政，兴修水利，指导农桑。所辖之地，百姓丰衣足食。他离任时，却两袖清风。陆水守信重道义，传为美谈，他所居住的护善巷因此更名为信义巷。

信义坊周边历来是商贸重地，人文荟萃。东面便是京杭大运河，旧时橈帆漕运，鱼市米仓，商贾云集。现如今京杭大运河已是世界文化遗产，河面白鹭翻飞，船只往来不绝。两岸风光旖旎，遗迹众多。

信义坊西面是古湖墅八景之一的“白荡烟村”，此地古时有著名的一坛一花二食。一坛即礼拜北斗星君的祭坛；一花即十里桃花；二食即年糕与藕，乃当地百姓春节必备之物。

北面是珠儿潭。相传是南宋奸相贾秋壑的园林，屋中有一水潭，五六尺见方，但池水清冽，涌泉不绝，如珍珠垂帘。

如今的信义坊，真是个好休闲学习的好地方。

信义坊的南街是美食一条街，从家常菜到地方特色美食，再到海鲜大排档应有尽有，店面都不大，但极具特色。商家也擅长营销，如一个叫马灯部落的饭店打出的口号是邂逅美食，邂逅爱情，在大众点评上评价甚高，为年轻人所喜爱。

南街上还有一演出场所，所演出节目介于传统剧场与歌舞之间，经常人满为患。





北街曾经是红酒一条街，现如今除了酒吧茶室外，还有拱墅区的自助图书馆，有为幼儿提供早期阅读、习惯培养的培训学校，节假日里也热闹非凡。

有诗人喜欢信义坊这个一河二街三桥的水乡意境，来这里创业后，写下了一些诗句，可见一斑。

千年的古运河
带着渔火
带着船歌
带着隋唐诗韵
带着明清传说
来到了这里
来到了信义坊
在这里驻足
在这里生长

我背着行囊
风餐露宿，风尘仆仆
遇见了大运河
遇见了信义坊
那时她正柳絮飘飞柳枝荡漾
步行街上悠闲的脚步也带着樱花的芬芳
烟雨江南的绿茶、黄酒
洗去了我三十年的忧伤

多情的信义坊
你用四时的美轮美奂
展现了江南女子的温婉和善良
你用那石拱桥上的一顶雨伞



牢牢抓住我的目光
那余杭塘河里流淌的
不是一池春水
而是摄人心魄的千年陈酿

多情的信义坊
你不仅有唐诗宋词的低吟浅唱
你还有春风化雨红袖添香
多情的信义坊
你不仅有风和日丽风舞霓裳
你还有隆隆的战鼓，催人奋进
让人荡气回肠

多情的信义坊
我心爱的姑娘
我要把我的热血和汗水
洒在你每一块青石板上
在这里哭，在这里爱
在这里思，在这里想
在这里歌，在这里唱
在这里生，在这里亡

在这里创造我的辉煌
在这里找到我的荣光 ■



古镇塘栖

撰文 | 杨芳
摄影 | 钟黎明

塘栖镇，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距市中心约 20 公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著名的京杭大运河穿镇而过，使其成为苏、沪、嘉、湖的水路要津，历朝历代，塘栖均为杭州的水上门户。

如果不是在运河边上班，也许我也不会去关注水乡众多的江南，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古镇，她没有乌镇、西塘、周庄有名，甚至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都以为是说错了，会纠正一句“你说的是西塘吧？”

一个初春转暖的周末，我特意去领略了这个不同于其他小桥流水人家的古镇，感受她的别样风情。

从武林门运河水上巴士码头坐船，一路向北。船离开杭州市区，越往前，你越会发现郊外的美。蔚蓝的天空飘着几许白云，偶尔能见两岸大片大片的油菜花，不时还能看到三两只水鸟在两岸杨柳上栖息，时而拍打翅膀在



水面觅食，时而驻足水面，悠然自得。

大约2个小时就能到达塘栖的御碑码头。码头上岸就是著名的水北街。这里的建筑保持着旧时水乡的特色，沿街一排几乎都是木楼结构的老房子，略略低矮的二层阁楼微微向前突出，古色古香的格子窗户面向京杭大运河开着。水北街区具有塘栖特色的餐饮、小吃、土特产、手工艺品及民俗活动等。集聚了百年汇昌、梅园蜜饯、金利丝业等“塘栖老字号”。

对于我这样的一个吃货来说，水北街绝对是一个令人留恋的处所。“朱一堂”、“法根

糕点”、“百年汇昌”、“锦良板鸭”、“同福永”等塘栖百年老字号和细沙羊尾、粢毛肉圆、大肉粽、枇杷花茶等特色名小吃都在这条街上，我可以慢慢地一家家地品尝，一个店一个店地听听他们的传奇。

单说那大名鼎鼎的法根糕点当年有多红？问问老杭州就知道了，往来塘栖的公交车上，总有专程到塘栖买法根糕点的杭州大妈，每人拎着七八斤十来斤的糕点，称是左邻右舍或亲戚同事让捎带的。“饿煞饼”、“香蕉酥”、“小桃酥”、“橘红糕”、“重麻酥”、“太子饼”、“枇

杷梗”……足足有几十种，从口味到包装，都仿佛停留在 80 年代了，难怪深得大伯大妈的欢心。

塘栖街面大都沿河而建，俗称“过街楼”。为方便那些从水路而来的客商们休息，在那沿河的一面还都建有一长溜美人靠（塘栖人称这为“米床”）。那一条条河道一条条街，全都用高高低低的石桥相连，全镇共有石桥三十六只半。最有趣的是，就连那些高高低低的石桥上，都十分讲究地搭有桥棚，使得来往的行人雨天淋不到雨水，晴天晒不到日头。这廊檐街之广、之盛，在江南水乡可以说找不出第二家，名震整个江南。有俗语称：“跑过三关六码头，不及塘栖廊檐头”。怪不得，连丰子恺先生家乡桐乡石门的一句歇后语都以塘栖的廊檐街为内容，叫做“塘栖街上落雨——轮（淋）不着”。

来到塘栖，不得不说这广济桥，可以说塘栖是有了广济桥才开始繁盛的。

相传，广济桥始建于唐代宝历年间，明朝时桥毁，后于 1498 年复建。桥水平全长 78.7 米，桥面两段宽 6.12 米，顶宽 5.2 米，南北各设踏步 80 级，中孔跨径 15.69 米，矢高 7.75 米，其余六孔南北对称。石栏板素面，栏板两端为卷云纹抱鼓石，共有望柱 63 根，四角望柱上刻覆莲。广济长桥势如长虹，造型秀丽，历经 500 余年仍雄踞京杭大运河之上，成为历史沧桑的真实见证，连同江南的富庶、繁盛，和着桨声、船夫号子声写进了京杭大运河 500 年的兴旺漕运史中。

广济桥，作为运河申遗的遗产点，桥上的一砖一石，都是跨越世纪的美丽。它是塘栖古镇的中心，市镇都围着它，如今的它一手牵着古色古香的水北街，一手系着时尚新潮的水南街。“左岸历史，右岸未来”的格局在广济桥畔和谐共生，相得益彰。

如今的塘栖，早已是杭州北部的一个经济、旅游重镇，其“鱼米之乡、花果之地、丝绸之府、枇杷之乡”之美誉名冠一时。



广济桥

运河史迹

THE CANAL OF HISTORIC



中国大运河的形成与演变

一部京杭运河贯通后的最早文献



中国大运河的形成与演变

撰文 | 叶艳萍





中国大运河始凿于春秋末期，全线贯通于隋朝，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是人类历史上超大规模水利水运工程的杰作，是世界上延续使用时间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运河。本文按照大运河的发展历程，将大运河分成三个阶段进行叙述。

早期运河：为南北大运河的贯通奠定基础

公元前 486 年，吴国为了北上伐齐，进而进军中原和晋国争霸，开凿了从邗城（今扬州）到末口（今淮安）的邗沟，沟通了淮河和长江两大水系，为吴国输送军队和物资北上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邗沟是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第一条有确切开凿年代的运河，如果以此作为中国运河的起点，那么中国运河的历史已有 2500 多年。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出于战争和运输的目的，开凿了多条地方性运河，除了邗沟之外，其中著名的还有楚国的芍陂、魏国的鸿沟；秦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开凿了从镇江到杭州的河道，确定了江南运河的基本走向；西汉开通了从洛阳到长安的漕渠，以解决政府的漕运；曹魏在北方相继开凿了白沟、平虏渠与利漕渠、车箱渠等，并对邗沟作了相应的改造^[1]；此外，浙东运河也值得一提，春秋末期时的吴国开凿了今天绍兴至上虞的“山阴故道”（《越绝书》所称），两晋之交贺循开通了山阴（今绍兴）至永兴（今萧山）段的航路，使姚江、甬江、钱塘江、曹娥江等江河

相连接起来。

隋以前，这些互不连贯的运河，尚未形成完整的水运系统，但这些地方性河道以及诸多水利工程的形成，为隋朝南北大运河的贯通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这些运河的开凿，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在政治方面，可以说掌握了运河，也就掌握了政治军事命脉，运河是古代主要的军事通道，是兵家必争之地。运河也给农业带来了灌溉之利，运河流经的地方，农业都比较发达，《周礼·职方》指出，古代扬、豫、兖、青、幽、冀等州，均适宜稻、麦、黍、稷的生长^[2]。同时，运河也带来了造船业、冶铸业、纺织业等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各地的文化交流，形成运河流域文化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特点。伴随着这些，还涌现出了一批早期的运河名城，如开封、洛阳、蓟（今北京）、建康（今南京）、钱塘（今杭州）、广陵（今扬州）、京口（今镇江）、山阳（今淮安）、彭城（今徐州）、睢阳（今商丘）等，这些城市都是地处要津，商业繁荣，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独特的历史文化遗产。

隋、唐、宋运河：南北大运河体系的全面形成与繁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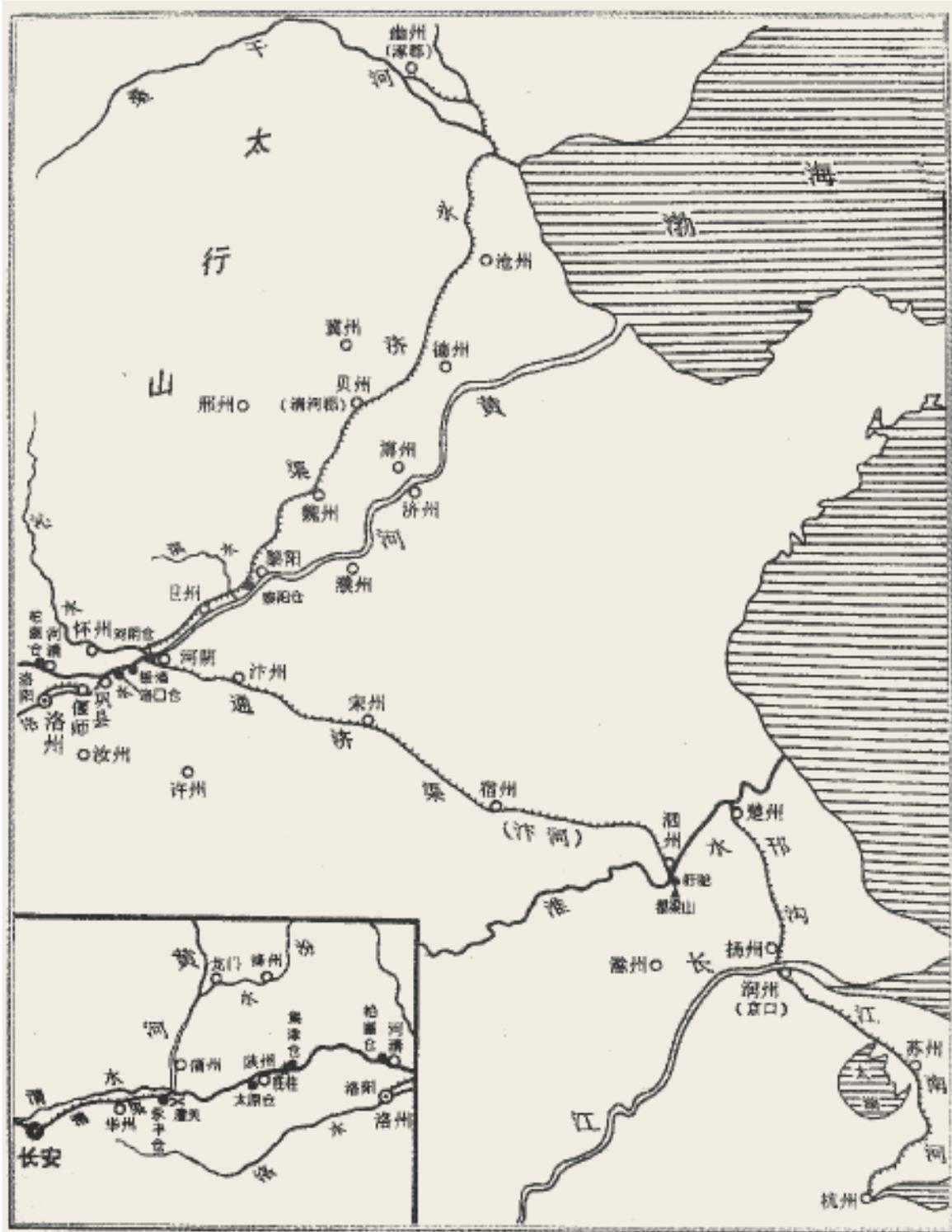
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北方的经济一直比南方进步，但这种情况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发生变化。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替最频繁的时期，300余年的时间里，北方战争连绵不断，水利失修，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相比之下，南方的经济却在这段时期里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北方战乱，大量人口被迫南迁，给地广人稀的江南带来了大量的

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加上江南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这里的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全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隋朝统一中国后，定都长安，为了解决京师及边防部队的粮食物资供应问题，同时，也为了有效统治南北地区，巩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隋朝统治者开始大规模地开凿运河。隋文帝杨坚开通了从长安到潼关的广通渠，便利了关中与关东地区的联系。隋炀帝杨广继位后，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凿了从洛阳到淮安的通济渠；同年又重开从今淮安到扬州的山阳渎（原来的邗沟）；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开凿了从洛阳到北京的永济渠；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开凿了从镇江到杭州的江南运河。这样，隋炀帝前后仅用了六年的时间^[3]，就凿通了一条以洛阳为中心，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往东南通向杭州，往东北直抵北京，全长2700多公里的南北运河，完成了大运河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全线贯通。

随着大运河的贯通，隋代初步形成了水运储仓体系。黎阳仓、回洛仓、含嘉仓都是建于隋代。黎阳仓根据目前已经勘探确认的84个仓窖的平均计算，全仓可同时储粟3360万斤^[4]；而含嘉仓有粮窖400座以上，每座粮窖储约50万斤，规模之大可想而知。^[5]

隋代南北运河工程的高速度、高效率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丰富而精湛的水利工程技术。虽然相关的设计与施工史料记载不多，但这项工程却是举世公认的古代文明奇迹之一。

隋朝贯通运河是“为后世开万世之利”之举，对唐宋两代政权的巩固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随后的唐王朝继承了隋朝留下



隋唐大运河图（引自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的大运河这笔丰厚的基业，东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又在不断地发展，唐朝的漕运事业进入了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据《新唐书·食货志》载：唐初年漕运量不过一二十万石，之后便快速发展，从开元年间开始直到天宝中叶，漕粮的年运量都能保持在200万石，最高时可达每年400万石，达到唐代年漕运量的顶点。漕运成为唐朝帝国统治的强大基石，同时，连通海路的运河也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最繁荣、文化最昌盛的国家。

两宋时期的江南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国家经济重心完全转移到了南方。大运河作为交通运输的主角，成为两宋立国的根本命脉。两宋时期的南北运河线路基本因袭隋唐，但因两宋政治中心的变动，运输中心也随之发生变化，南北大运河在两宋期间呈现出了新面貌。北宋定都汴京，其运河系统以汴京为中心，呈放射状向外分布。汴河（即隋代通济渠）向东南连接淮河，并通过扬楚运河（扬州—淮安）、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将长江、松江、钱塘江沟通。汴河往西北则与黄河相接，并通过御河和渭水分别向北、西延伸。广济河向东北沟通济水。南宋建行都于临安（今杭州），其运河系统则以临安为中心，通过江南运河连接长江，沟通川峡、江东西和荆湖南北等路漕运，通过浙东运河和钱塘江连接大海和两浙水系，沟通福建、广南和两浙地区的水运。^[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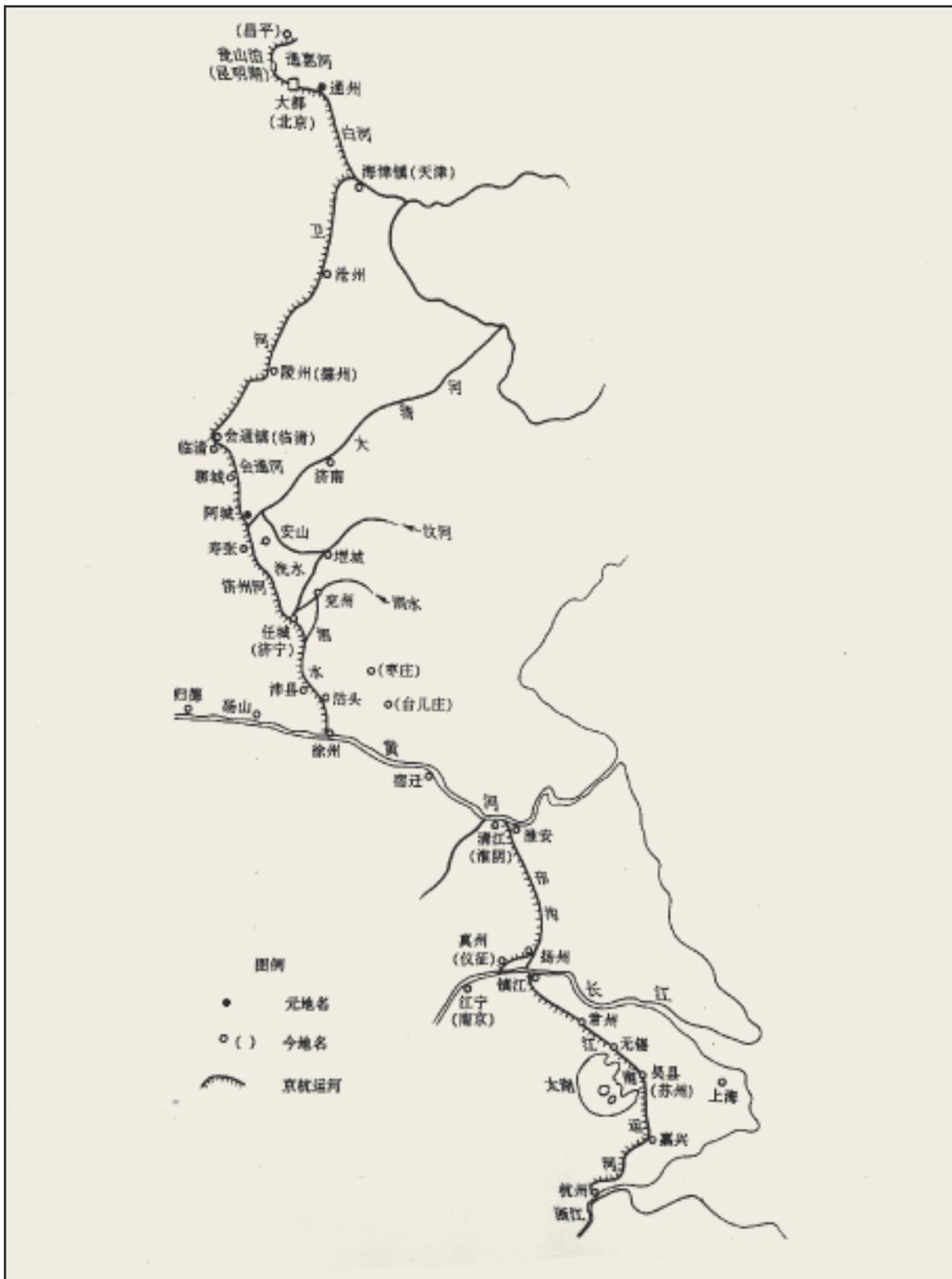
两宋都城分居北南要冲，前者仰赖运河，吞纳东南财赋，维持“强干弱枝”立国之势；后者则依靠运河，转输诸路钱粮，支撑半壁江山，从而使中国古代漕运达到鼎盛阶段。宋代漕运在太平兴国时（976—984年）约为四百万石（宋代

1石为59.2公斤），至道初时（995年），汴河漕运量五百八十万石。景德四年时（1007年）为六百万石，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至七百万石，仁宗时多至八百万石，后有所减少。每年各州为漕运造船2000至3000艘。自淮南入汴河，常有船六千只。^[7]可见宋代漕运规模之庞大。

同时，也由于两宋时期政治格局变动，在宋与辽、金对抗时期，大运河的整体遭到割裂，由北向南大半湮废，隋开的大运河基本完成其历史使命。^[8]但南北大运河的凿通，对后来所形成的京杭大运河也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在中国运河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积极作用。^[9]

元、明、清运河：京杭大运河新格局的形成与演变

元统一中国后定都北京，国家政治中心的北移随即带来的便是大运河线路的调整，还有一个直接影响运河线路调整的重要因素，当然还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时的江浙一带，已经成为全国的大粮仓，为了将国家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联系在一起，顺利地将江南的漕粮运到北京，元朝政府决定对大运河线路进行调整，主要做法是在山东省境内，对大运河的走向进行了截弯取直处理，即从临清向东南开凿河道，连接黄淮水系，再下接扬州运河、江南运河等旧运河的河道，直抵杭州。这条从淮河直达临清的新开凿河道，元世祖将其命名为“会通河”。随后，又开凿了从通州到北京的通惠河，使得漕粮不需要再从通州登陆转运而直达北京。经过调整之后的大运河，可以经过山东省直接南下，不需要辗转到洛阳，使得路程大大缩短，全长共1794公里，比原来缩短了



元代京杭运河示意图（引自姚汉源《京杭大运河史》）

900多公里。这就是后人所称的“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以最合理的方式、最短的距离，纵贯富庶的东部沿海地区，实现了国家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融合。

明朝大致沿袭元朝大运河线路，但元代工程及管理上存在的问题，使运输受到很大限制。明代为确保这条维系王朝生命的交通大动脉的顺畅，明政府对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浚和治理。会通河是明前半期运河整修的重点，其河段在大运河全线中地势最高、地形高差最大，河道常因水源不足而不胜重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决口，冲断运河，会通河遂淤塞不通。永乐九年（1411年），工部尚书宋礼奉命主持重开会通河。明代的会通河是元代济州河和会通河的合称，范围指临清到济宁段，会通河上也因此产生了世界水利史上的一大范例工程——南旺分水枢纽。京杭大运河途经的汶上县南旺地段是一个制高点，俗称水脊，因此这段运河常因水浅难以开航。宋礼采用汶上老人白英的计策，利用汶上县北镜的大汶河水源丰富且其坎河口地势高于南旺这一有利条件，在坎河口修筑戴村坝，截住大汶河之水，以引汶济运，同时建南旺分水口，使运河水分南北两向而流，相传分水量为南流占3/10，北流占7/10，所以流传有“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谚语。15世纪中叶开始，为精确控制分水水量、节约用水，陆续在南旺分水口南北建造一系列的节制闸，形成了全程水量节制的工程体系。南旺“引汶济运”水利工程和节制闸群工程，科学地解决了引汶、蓄水、分流等复杂的技术和实践问题，将中国运河的水利工程成就推向历史顶峰，使得京杭大运河畅通五百余年。

明朝200余年，对运河各段的维修可谓不遗余力，从未停歇。据姚汉源所著《京杭大运河史》载，从永乐十二年至崇祯元年之间的214年中，光北运河一条，就修堤堵决25次，挑浚淤浅19次。^[10]畅通的大运河也给大明朝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成为南北物资和文化交流的真正的大动脉。明朝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漕运制度，保证了漕粮北运的及时安全，并促成了明代运河航运的兴盛局面。明成祖定都北京后，四百万石成为漕运的定额标准，最高年运量增达五百多万石。宣德时最高达六百七十四万石。^[11]另据白寿彝《中国通史》载：“有明一代，由运河运输漕粮达340万担，航行漕船达3000余艘，各类船只达到万余艘”。^[12]均反映出了明代漕运之盛况。作为全国南北商品流通的主干道，明代八大钞关有七个设在运河沿线，至万历年间，运河七关商税共计31万余两，天启年间增为42万余两，约占八大钞关税收总的90%。^[13]

大运河在清朝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清代运河基本沿袭明朝，清前期沿用明代的治运方略，补偏救弊，取得卓越的成就。康熙皇帝曾“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在位期间治黄治运成效明显，恢复淮扬运河，筑成洪泽湖蓄淮水，完成明代未完工程，如修筑高家堰，导淮水入江、入海。继而在宿迁至清口段开中河，分黄、运二流，结束了借黄河行运的时代。会通河等河道管理益臻完善。雍正、乾隆年间，开辟及整修南北运河，修成微山湖水柜，泇河上修成许多闸坝，完全渠化。此时的运河治理水平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清前期漕运也是因袭明朝，定“每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当时“自京师之东，远延通州，仓廩连百，高

檣栳比，运夫相属，肩背比接。其自通州，至于江淮，通以运河，迢递数千里，闸官闸夫相望，高檣大舸相继，运船数以千计，船丁运夫数以万计……”^[14]想象此场景，还是非常壮观的。到了乾隆后期，政治逐渐腐败，河工成为贪污重地，治河经费大多落入贪官污吏之手，得不到有效治理的运河开始由盛转衰。^[15]嘉庆时期，因运河管理日渐松弛，河道屡被冲决，运道被淤塞，而借黄济运。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于铜瓦厢决口改道，自大清河入海，冲垮张秋镇运堤，运道破碎不通。漕粮改以海运为主。光绪年间虽采取了各种措施以“通漕保运”，但由于各种原因，终未能奏效。光绪二十七年（1901），停止漕运，不久，黄河以北定至临清段运河淤为平陆。^[16]1911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随着漕运这一历史使命的结束，大运河作为中国北南交通大动脉的地位也就彻底不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大运河进行了修复和整治工作。大运河北方段部分恢复航运，山东济宁以南的河段一直保持畅通，成为连接山东、江苏、浙江三省，沟通淮河、长江、太湖和钱塘江水系，纵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水运主通道，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运输航道之一。大运河迄今为止，仍在发挥重要的水利与航运功能，它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的活态遗产。2005年12月，郑孝燮、罗哲文、朱炳仁三位当时平均年龄达79岁的专家，联名致信京杭大运河沿线的18个城市市长，呼吁加快京杭大运河在申报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遗产领域的工作进程，此举拉开了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的帷幕。经过八年多时间的努力，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

注释：

[1] 陈璧显：《中国大运河史》页67，中华书局，2001年。

[2] 陈璧显：《中国大运河史》页33，中华书局，2001年。

[3] 另有一说为四年多时间，应是指隋炀帝实际用于开凿大运河的时间，本文所指的六年，则是指炀帝从开挖到贯通的所有时间。

[4] 国家文物局：《中国大运河申遗文本资料》，页314，2013年。

[5] 国家文物局：《中国大运河申遗文本资料》，页65，2013年。

[6] 陈璧显：《中国大运河史》242页，中华书局，2001年。

[7] 国家文物局：《中国大运河申遗文本资料》，页65，2013年。

[8] 陈璧显：《中国大运河史》页241-242，中华书局，2001年。

[9] 陈璧显：《中国大运河史》页105，中华书局，2001年。

[10] 姚汉源：《京杭运河史》页134-137，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7年。

[11] 国家文物局：《中国大运河申遗文本资料》，页323，2013年。

[12] 聊城大学运河文化研究中心：光明日报《中国运河历史文化专栏论文汇编》页11，2009年。

[13] 聊城大学运河文化研究中心：光明日报《中国运河历史文化专栏论文汇编》页41，2009年。

[14] 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下册，页1445，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

[15] 姚汉源：《京杭运河史》页326，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7年。

[16] 姚汉源：《京杭运河史》页449，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7年。

一部京杭运河贯通后的最早文献

——读元《楚石北游诗》(节选)

撰文 | 鲍翔麟 鲍加群

江南江北万余里，帆来帆去多少风。

两岸自飞沙鸟白，半江纯浸夕阳红。

这是13世纪20年代浙江省海盐县天宁永祚禅寺僧人梵琦楚石在京杭运河上乘船旅行时写下的诗句，表达了当时人们对不久前全线贯通的京杭运河的由衷赞美和得意心态。

京杭运河的开凿年代，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开始，到元至元三十年(1293)开凿通州至大都城内的通惠河止，实现杭州至北京全线贯通。京杭运河当时是中国东部南北交通和运输物资的大动脉，元朝政府十分重视(尤其是漕运)，在一千多公里的运河途中设置了许多驿站，建有码头，作为运河上的管理和服务机构，负责迎送官员、传递文书，检查来往船只，提供船只安全停靠，人员休息，补给生活必需品，甚至提供饭食、住宿和娱乐服务。

楚石是在元至治三年(1323)北游的，距全线贯通仅三十年，可以说是一位最早的京杭运河全程亲历者，他的所见所闻当是可靠的原始记录，为当前京杭运河的保护和研究，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也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一部最早记述元代京杭运河全线贯通后情况的诗集。

梵琦楚石(1296—1370)，本象山人，俗姓朱，

9岁出家海盐天宁寺，28岁应元英宗诏，从杭州坐船北上，经京杭运河至大都(今北京)书写泥金大藏经，次年书经毕，游览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后从原路返回杭州。楚石把途中所见所闻和大都、上都的盛况都记之以诗，成《北游诗》315首，其中有关京杭运河的有36题、46首。包括在元至治三年(1323)夏离开杭州北上，沿途写下诗篇的驿站地有西湖(在杭州)、苏台驿(在苏州)、西津(在镇江)、扬州、清口(在淮安)、圯桥(在睢宁)、沛县、鲁桥(在微山)、任城(即济宁)、荆门(在梁山)、临清、通州等，计12题，15首。次年(即公元1324年)秋，楚石从大都乘船经京杭运河返回江南，沿途写诗24题，31首。

《楚石北游诗》的成书和出版还有一个传奇故事。楚石是在元至治年间青年时写作北游诗的，至楚石晚年，已经元亡明兴，所以被束之高阁，“未有知者”，经一百九十多年，才由其九世法孙明秀在明正德十年(1515)结集成书，但仍仅有少量抄本在世上流传。尽管如明末清初著名文人钱谦益(1582—1664)编纂《列朝诗集》、清初朱彝尊(1629—1709)编纂《明诗综》时，都已收入楚石北游诗三十多首，但一般文人学者仍难窥其全豹。直到二十世纪末，

海盐天宁永祚禅寺获得台湾图书馆藏明崇祯庚辰(1640)“振绮堂”抄本，经乡人吴定中以之与北京和南京两地图书馆藏的清“古香楼”抄本和清“眠云精舍”抄本互校，订正讹字，补正脱漏，并与本文第一作者鲍翔麟共同注释，终于2010年底由浙江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与世人见面，其时离楚石写作《北游诗》已六百八十多年矣。

现摘录部分诗篇以飨读者。

晓过西湖

船上见月如可呼，爱之且复留斯须。
青山倒影水连郭，白藕作花香满湖。
仙林寺远钟已动，灵隐塔高灯欲无。
西风吹人不得寐，坐听鱼蟹翻菰浦。

解读：

这是作者千里北游的开篇之作，用通俗的语言、细致的笔触描写开船时的情景。月光、青山、湖水、荷花、钟声、灯光，甚至鱼蟹的声响都清晰可辨，形象地告诉读者，这是一个夏季半夜刚过的幽静的美丽的凌晨。

晓过苏台驿

初瞻五色日，正照百花洲。
彩缆拂江水，黄旗飘柁楼。
风传叠鼓急，月出征帆收。
直指西北去，含香天上头。

解读：

这首诗虽然也是“晓过”，但时间与前一首不同。前一首是写半夜月光下的凌晨，这首诗是写日出后的早晨，所以首联就是“初瞻五色日，正照百花洲。”运河上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景象，

带柁楼的大船插着黄旗迎风招展，有的在运河上南来北往，有的用缆绳系着停靠在码头上。还有兵家的战船，战鼓阵阵，征帆初收。而作者自己的船只呢？因有诏命到大都去书写佛经，所以不能停留，只能“直指西北去，含香天上头。”

西津

月满潮来盛，天空野望低。
树侵吴甸北，帆入楚江西。
俊鹘秋方下，慈乌晚更啼。
即看霜露及，风景色凄凄。

解读：

西津，位于镇江市西部云台山麓。早在三国时，这里就建有蒜山渡，已有1600年历史，唐代在北固山下建甘露渡，原渡口在城西，改称西津渡。1982年西津渡列为镇江市文物保护单位，现存“待渡亭”和下渡船石级。诗人以“西津”地名作篇名，说明作者已到古代吴国的北部，进入楚国地界，快到北方，霜和露也快要来了。

扬州

已无红药过琼花，惟见高楼酒幔斜。
二十四桥今夜月，尽情分付与琵琶。

解读：

扬州地当京杭运河的交通冲要，自古为淮盐总汇，商业发达，文化繁荣，所以诗篇虽短，仅是一首七绝，28字，但已把当地全国著名的琼花，名胜古迹二十四桥，以及繁华的高楼、酒幔，甚至人们在晚上到娱乐场所享受，“尽情分付与琵琶”都写到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运河兴市的历史。■



运河遗存

THE REMAINS OF THE CANAL



千工轿

江墅铁路遗址



千工轿

撰文 | 焦明

在古代，花轿就是女子出嫁的交通工具，类似于今天的婚车。在众多的花轿中，千工轿堪称是精美花轿的典范。那什么是千工轿呢？千工轿就是花费上千个工时制作的花轿，工作1天算1工，也就是说1顶千工轿如果只由一个工匠来制作，至少要三年的时间才能完工。

在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内藏有这样一顶千工轿。这顶花轿长、宽各为98厘米，高265厘米，上面刻满了花鸟鱼虫、山水人物以及各种吉祥故事的图案，非常精美。整个花轿没有用一颗钉子，而是全部采用传统的榫卯技术，通过凹凸部位相结合的方式拼接而成，既牢固又美观。在花轿的顶端还雕刻着龙的造型。在古代，龙凤可是皇家的专用图案，而这顶花轿却是清末民初时期宁绍平原女子出嫁的婚嫁用具。为什么浙东地区的女子出嫁能乘坐这样一顶龙凤花轿呢？

这还要从浙东女子尽封王的故事说起。据说南宋初年，登基不久的宋高宗在金兵追击下，一路逃到浙东地区，幸好被一位姑娘所救。为了报答救命之恩，宋高宗下旨特许浙东地区女子出嫁可以乘坐龙凤花轿，穿戴凤冠霞帔。传说是真是假，已难以考证，不过浙东地区新娘出嫁乘坐龙凤花轿的习俗却从南宋流传了下来。

在出嫁当天，新娘坐着精美的千工轿，带着丰厚的嫁妆一路从娘家到夫家，而这些嫁妆呢，大到床铺家具，小到木桶提篮，凡是新娘嫁到夫家的生活所需，一应俱全。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更是长达数里。这种大户人家嫁女的壮观场面，被称为“十里红妆”。

为什么浙东地区的花轿能够做得如此精美呢？

首先，花轿代表的是明媒正娶，精美的花轿最能显示新娘的身份，同时也可以反映出娘家家境的好坏。民间有“八抬大轿抬过来，十里红妆嫁过来”之说。所以，有许多大户人家在花轿的做工上不惜成本，从而使得花轿越来越复杂。

其次，千工轿采用的朱金木雕工艺是浙东地区的传统工艺，长期以来被广泛地应用在家具雕饰中。因此，朱金木雕工艺的发展是千工轿及十里

红妆出现的重要的技术依托。

最后，浙东地区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连接杭州、绍兴、宁波之间的浙东运河，既是京杭大运河的延伸段，更使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海陆畅通的区位优势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使人们有能力为女儿置办精美丰厚的嫁妆，而富家大户也希望借此炫耀家族的财富与地位。因此，才会出现千工轿乃至十里红妆。

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婚车早已取代了花轿，但是千工轿作为浙东地区独具特色的婚嫁文化的代表，体现了江南的富庶和民间高超的手工艺，承载的是人们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千工轿

◎ 江墅铁路遗址

撰文 | 周佳
摄影 | 王戈

在拱墅区登云路和金华路交叉口，一座仿古的钟楼矗立在绿荫中，“江墅铁路”四个大字题在上面。路人见此，常会想：“这里怎么会有铁路？……”拾级而上，迎面就是一座老式候车室——拱宸站 1907.8.23，厚重的历史感扑面而来，不由自主地走进，一抬眼便是“江墅铁路陈列馆”牌匾。“哦”一声，心中顿时释然，原来这里是江墅铁路的遗址！

江墅铁路，老底子的杭州人肯定知道，其背景显赫。它可是浙江第一条铁路，始建于 1906 年，全长 16.135 公里，因为它从江干闸口至湖墅拱宸桥而得名。1907 年 8 月 23 日全线通车并开始客货运营，它共设 5 个站，分别是拱宸桥站、艮山门站、清泰门站、南星桥站、闸口站。

背景

肯定有人会问：“浙江的第一条铁路为什么会选址在这里呢？”

说来就话长了。关于江墅铁路的建设，有着非常特殊的历史背景。1895 年甲午战争战败后，大清国力已是衰弱至极。为了偿还高达 2 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政府不惜以关税、采矿权、铁路建设权作为抵押，向外国银行高息贷款，国家的经济命脉几乎被列强控制。此时，帝国主义开始疯狂掠夺中国路权，为了保护国家的利益，社会各界掀起收回路权和商办铁路运动。

1905 年，为抵制英美掠夺路权，浙江省成立了商办的浙江铁路有限公司，并推时任两淮盐运使的汤寿潜为总经理，揭开了兴建浙江铁路的序幕。

（汤寿潜：浙江绅商、四品卿衔署理两淮盐运使，时年 50 岁。）

筹款

然而修筑铁路并不是一帆风顺，所谓“万事开头难”。首先要解决的便是资金问题，指望清政府“拨款”是不可能了。汤寿潜凭借着商人精明的头脑，决定来个“众筹”。他顶住来自清廷和列强的重重压力，动员“工商各界、缩衣节食、勉尽公义”来公开投股，认购路权。

汤寿潜的筹款工作还有一个得力的助手，他便是西湖宝石山坚匏别墅主人、湖州富商刘锦藻。他想方设法帮助汤寿潜筹款。在湖州当地，习惯



江墅铁路拱宸站

将家产超过一千万银两的富商称作“象”，五百万的称作“牛”，家产超过一百万的称为“黄金狗”。“四象”之首的刘氏家族，有 20 户个人或堂号认购一万元以上股金，总值百万。后来连码头挑夫，庙里的道士和尚，戏子，妓女，乞丐都来认购路股，有点像现在全民炒股的场景。多的出上万上千，少的出一元两元，最后浙路公司股不满五元的小股东户数就有 16574 户⁽¹⁾。至 1906 年 5 月，浙江铁路有限公司已筹资 480 多万元。

选址

最初的设想，是修筑一条沪杭铁路。但是由于资金有限，加上技术条件还不成熟，所以，浙江铁路公司决定先建一段江（江干闸口）墅（湖墅拱宸桥）铁路，不仅可以沟通钱塘江、运河水运交通，而且还可以为今后建造沪杭铁路积累经验。

江墅铁路于 1905 年开始勘测后，拟定了两条线路方案备选。一条为

绕西湖而行，越过万松岭抵达闸口；一条沿着杭州东侧城墙而行。第一条路线所经遇古墓较多，迁坟当时系不孝之举，而且不少还是皇亲国戚和达官贵人的，让他们迁坟更是难上加难。且沿西湖建设有破坏风景名胜之忧虑，所以上奏清政府后，立马被否决，还下示“永远不准在此筑路”。于是只好采用绕城廓而行的第二方案，由湖墅的拱宸桥起，经艮山门、清泰门、南星桥而止于江干的闸口。那里基本上是平坦的农田，修起铁路来也比较方便。

开建

1906年11月14日在凤山门外的罗木营，各界代表出席了江墅铁路的开工典礼，表示正式开始修筑江墅铁路。

江墅铁路的设计标准同沪杭铁路。为了降低成本，汤寿潜采购了当时性价比最高的英制蒸汽机头，而且坚持采用汉阳铁厂制造的国产铁轨，不但价格低，而且质量可靠⁽²⁾。把江墅铁路的建设费从当时商办铁路普遍的造价6万每公里压缩到3.8万每公里以下，全部建筑费用为168.6万银元，在当时真是不可思议之事。

铁路线路沿当时杭州的老城墙外由南而北，因全线地势相对平坦，建造过程十分顺利，到1907年8月23日即告全线通车并开始客货运营。

城站

1907年江墅铁路通车后，杭州城里人要到城外的清泰门站上下车甚感不便，尤其在早、晚，乘客还要等城门开放时才能进出城内外。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汤寿潜的女婿、刚从美国回来的马一浮针对这一弊端给丈人出主意，建议将清泰门站移至城内。这一修改谈何容易，火车站设在城内，铁路首先要破两处城墙。翁婿俩通过各种渠道颇费了番口舌，总算被清政府钦准了，铁路线破了清泰门北和望江门南两处城墙。1909年（宣统一年）开始修建杭州城内的火车站，1910年才将清泰门站迁移至城内，改称“杭州站”，因是城内之站，所以人们又习惯称“杭州站”为“杭州城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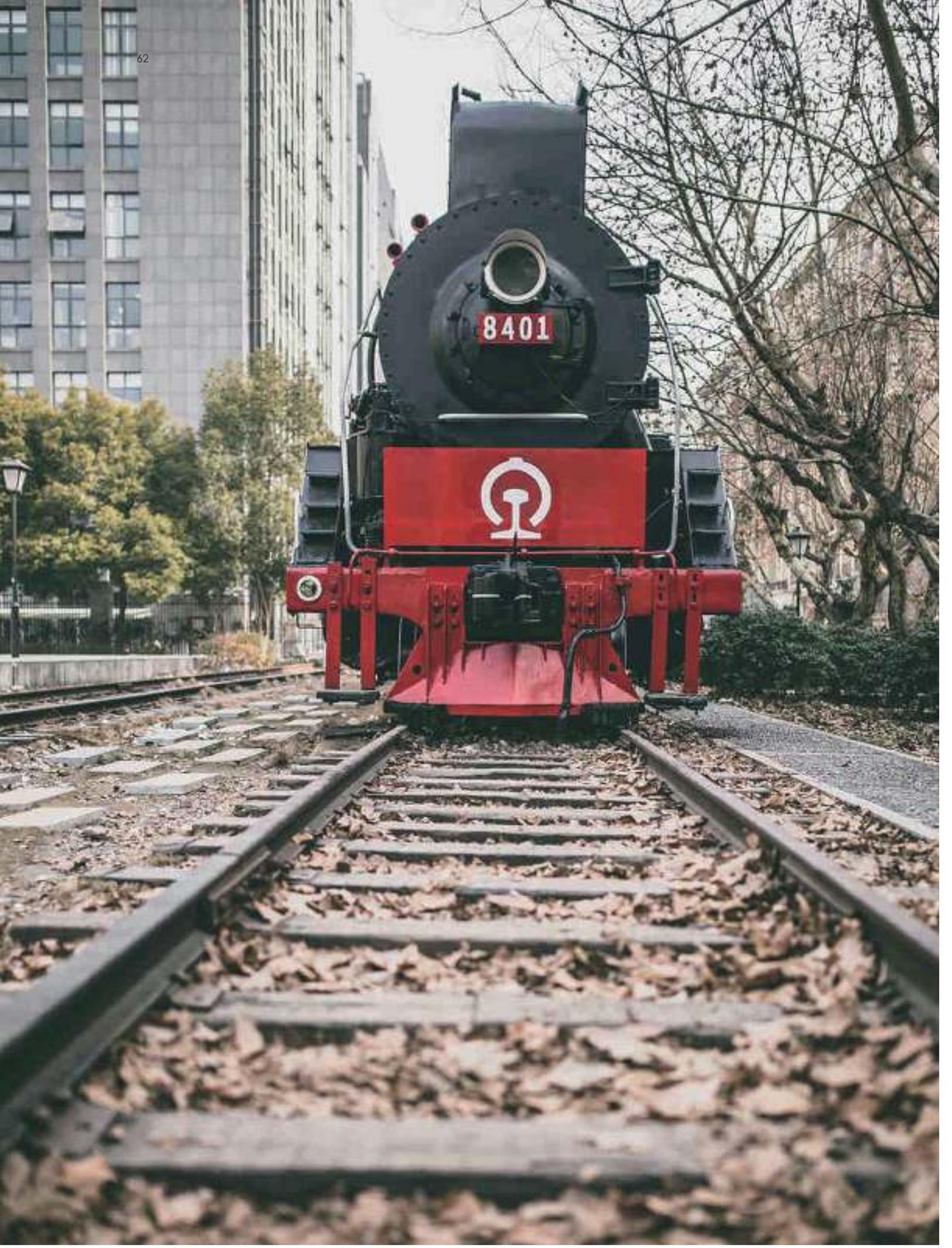


繁华

1907年8月23日，江墅铁路通车那天，闸口站人潮涌动，杭城的百姓蜂拥而至，争相目睹火车的风采。随着汽笛长鸣，半人多高的钢轮，在大腿般粗细的驱动杆推动下缓缓转动，黑色蒸汽机头如同一头钢铁怪兽，拖着长长的尾巴，噗嗤噗嗤，越跑越快，只剩一层浓密的烟雾在天空翻滚……

江墅铁路的火车时速达 17 公里左右，从起点站闸口站到终点站拱宸桥站，行程达一个多小时。铁路开通后，人们除了原来的马车、坐船外，又有了新的选择。尤其是那些运货的商贩，更是喜不自胜。因为火车的载货能力强，而且比船和车都要快得多，而且车票的价格也很平民化。“浙路公司将车票分为头等、二等、三等座，和现在的火车有些类似，根据级别票价不一，最便宜的全程票只需几分钱，不说做生意的商贩，就是乡下人进城访亲，也是很实惠的选择。”⁽³⁾

自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签订《马关条约》（1895年）之后，拱宸桥一带曾沦为日本人的“租界”，市面曾一度畸形繁华，而江墅铁路的开通运行，也为当时拱宸桥地区的经济繁荣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拱宸桥地区商贾云集，牙行林立，成为数千挑夫赖以谋生之地。到 1937 年抗日战争前夕，拱宸站的年进出旅客近 60 万人次，当年的兴旺景象可见一斑。





而且，铁路的开通还给沿线的人们带来了新的赚钱机会，他们把自家生产的农产品、家禽等带到火车站售卖，热闹得俨然就是个集市，顺带了铁路沿线经济的发展。

1912年，孙中山曾从闸口乘火车到过拱宸桥。据《孙中山与浙江》一书中记载：“（孙中山）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午赴江干察看铁路路线及钱塘江的水道；参观了之江大学，与师生共进午餐。午后乘闸口至湖墅的火车，至湖墅拱埠参观商场。十二日出游灵隐、天竺。十三日早晨即乘车回沪。”孙中山受临时政府委托担任全国铁路督办、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全权筹办全国铁路。

没落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阻挡日军南下，国民党政府破坏铁路设施，在1937年12月23日为阻止日寇过江，钱塘江大桥奉命被炸的当天，也把江墅铁路上的两座桥梁（沈塘湾桥和万年桥）炸毁。日军侵占杭州后，基本按原貌重建通车。

杭州被日军占领后，日军对铁路沿线实施管制。到1944年，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日寇在华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为了阻止爱国志士的伏击，同时为贴补军队的战争物质，索性将江墅铁路的铁轨和枕木等拆掉，只剩

下路基，江墅铁路名存实亡。

到解放后路基逐步成为公路，我们现在看到的绍兴路便是在原来的路基上建造起来的。本世纪初绍兴路拓宽至 36 米，成为连接拱墅、下城区的通行大道。而江墅铁路拱宸桥站，则渐渐湮没，据拱墅区文化馆老馆长石永民考察，“老拱宸桥站的位置就在杭丝联的厂区里。50 年代初，在姚家坝河的河水木桥附近，还有拱宸桥机器厂（杭州机务段前身）和基建破败的老厂房。后来，杭丝联建厂，老房子就彻底被清除了。”

纪念

如今，在绿树茵茵中，江墅铁路遗址公园就建立在拱宸桥站的附近，纪念这一条短暂却辉煌的铁路。2012 年 12 月 30 日建成江墅铁路陈列馆，并免费对外开放。陈列馆介绍了江墅铁路的发展历史和中国铁路的发展史。收藏展示了铁路相关的设施、设备、火车票、铁路工人的帽徽及有关铁路发展史的图片、书籍等等珍贵的历史资料。

为了让人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候车室（江墅铁路陈列馆）后面的月台下便是两条长 45 米的铁轨，上面停放着一个曾在杭州机务段使用过的编号为 8041 的建设型货运蒸汽机车头，重达 125 吨，成为公园的一大亮点，每天都吸引众多人拍照留念。■

注释：

- （1）许明《运河南端觅遗址》，页 77，杭州出版社，2014 年 12 月
- （2）许明《运河南端觅遗址》，页 77，杭州出版社，2014 年 12 月
- （3）许明《运河南端觅遗址》，页 79，杭州出版社，2014 年 12 月

八面来风

INFORMATION FROM ALL SOURCES



圆梦35年，由北到南

由南到北·走运 2016

大运河博物馆三大公益活动介绍

免费看电影 免费教作文

我和作文有个约会

喜迎G20，『新年走运，香积祈福』

立春送福、写联赠联

冬赏花灯

2016 运河南端的『三个春晚』



圆梦35年，由北到南

『35周年刘世昭再骑运河』欢迎仪式在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召开



5月5日上午，“刘世昭再骑大运河杭州终点站欢迎仪式”在运河南端的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召开！拱墅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刘德龙、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会长吴宗其，原《今日中国》杂志副社长沈兴大、刘世昭先生的家人以及和来自摄影界、骑行爱好者、众筹平台的支持者、活动赞助商、新闻媒体的朋友们出席了此次活动。



35年前，正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两名满怀运河情节的壮年结伴骑车，沿着运河一路南下，用相机和手中的笔杆，记录下了沿途的点点滴滴。35年后，为了再圆当年骑行运河的梦，年逾花甲的他再次跨上单车，历时两个多月，从北京来到杭州。这位老人就是刘世昭，而当年的同伴也来到骑行的终点——杭州拱宸桥欢迎他的到来！

仪式上互赠礼物的环节中，刘世昭老人将运河南北端点的两幅照片和此次骑行的装备赠送给博物馆作为收藏。同时，他将两次骑行的经历分享给更多热爱运河文化的人。刘世昭满怀感慨：“许多当年拍过照的地方，现在都找不到了！所以当年拍下的照片就成了历史，而我们今天拍的照片，可能就成了下一个35年后的历史了。”



左 / 被誉为“当代徐霞客”的雷殿生驱车 4 小时赶到现场，为两位勇士助力。
（左一：勇士禹朝阳，中间：雷殿生，右一：勇士刘会）

由南到北·走运 2016

——两勇士完成徒步运河历程

3月26日上午8:30，“行者无畏·走运2016”大型活动在京杭古运河的最南端——杭州运河文化广场盛大启幕。

启动仪式上，爱动联盟的联合发起人陈良红先生代表主办方为勇士壮行，向刘会、禹朝阳两位“走运”勇士致敬，赞扬他们以亲身实践引领了一种健康生活方式。

刘会、禹朝阳二位主人公将从杭州出发，在66天的时间里，沿京杭大运河直至北京，徒步走完2016公里，追寻2500年的运河历史和城市文明。他俩将以徒步大运河的方式“取经”：取行者无畏的励志之经，取健康生活的运动之经，取相携共进的合作之经，取坚持到底的信念之经。同时，他俩以亲身实践引领了一种健康生活方式，为健步走运动成为全民性的运动做出了示范，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支持公益事业。

本次“行者无畏·走运2016”大型活动旨在让更多人了解京杭大运河2500年的悠久历史文化，让更多人认识沿河18座城市的恒久魅力，让更多人以运动的方式收获健康快乐，让更多人通过“走运”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让更多人在2016年一起“走运”。

5月14日，两位勇士历时两个多月，步行2016公里，途径18座运河古城，横跨三大省，两个直辖市，穿越2500年历史，顺利到达终点北京。



左上 / 主办方代表陈良红先生

右上 / 走运勇士刘会和禹朝阳合影

左下 / 活动参与者签名墙前留影

右下 / 微笑的活动参与者



发令开走

大运河博物馆三大公益活动介绍



运河·好奇实验室

“运河·好奇实验室”是一个着力关注运河环保和文化的科学实验活动。它利用丰富各样的科学探索活动，对京杭大运河进行研究和实地考察。它主要根据少年儿童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组织适合少年儿童发展的各种活动，让少年儿童在活动中得到成长。

实验室于2014年5月17日开课，每两周一次的实验活动准时在博物馆开始。从推出之日起，围绕着“运河的桥、运河的船、运河的生态、运河的水”等内容，受到了广大学生及其家长的青睐。目前已开课40场，据不完全统计，积极报名的孩子有5000余人，实际参加到实验中的孩子近2000人。

活动的推广，也引起了多家媒体的关注。目前为止，先后有《今日拱墅》、《杭州日报》及杭州论坛网等媒体报道了“运河·好奇实验室”的相关信息。

运河·少年读史记

“运河少年读史记”是大运河博物馆打造的一个儿童阅读项目。它通过引领阅读、读后讨论、全体分享、阅读交流、创意读写，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与学习潜能，鼓励学生自主探究，让学生在自主探究与合作学习中掌握阅读技能和发展阅读策略，提升阅读理解力与思考力，发展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从而实现学生的自主发展与个性发展。

本活动针对三年级至初一的学生设置课程，通过全新的方式引领青少年读史，寓教于乐，培养孩子的国学



修养。自 2016 年 3 月 19 日开课以来，每两周一次，受到学生家长的高度认可，每次活动的名额一推出，就会以“秒杀”的速度被抢完，成为博物馆内颇受欢迎的一个活动项目。

运河·畅想之旅

运河畅想之旅主要面向小学生群体，按照低、中、高三个年龄层次，通过完成运河探索卡的形式来开展活动。

其中低年龄段探索卡以了解中国大运河基本走向、功能为出发点，通过连线和儿歌等适宜于低年龄段学生的形式，在学生中普及中国大运河的基础知识。随着学生识字量的累积，中年龄段探索卡强调学生在参观中的自主学习。通过归纳填空，将中国大运河的开凿和变迁串联成线。

作为第二课堂场馆，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注重与课堂知识的结合。因此在高年龄段卡片的设置中，分别以古诗词、戏曲艺术和运河沿岸老字号为切入点，感受随处可见的运河文化其实早已深深融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除此以外，运河探索卡在设计过程中还添加了博物馆参观礼仪、博物馆参观线路图等元素，使得传播博物馆展陈信息同时，也将其自主学习和社会教育功能进行推广，更是为喜迎 G20 营造更好的参观环境。

本活动丰富了馆校共建的内容，很好地推动和引导家长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带上孩子走进博物馆，极大的活跃了学生的校外文化生活。还加强了孩子与家长的沟通，让学生们通过互动活动更加了解运河，了解中国文化。



免费看电影 免费教作文

——运河少儿影评院为孩子提供好去处

想和小伙伴一起看《上学路上》、《天堂的孩子》、《里约大冒险》、《飞屋环游记》、《未来小子》等电影吗？

看完电影后还想和小伙伴一起角色扮演吗？还想和老师讨论电影中的故事和人物吗？

讨论完之后还想写写影评和作文吗？想把这一切变成每周一次的常态吗？

YES！来拱墅区图书馆的运河少儿影评院吧！每周六下午 13:30—16:30 和你有相同爱好的小伙伴在这里等你。

影评院邀请大陆、台湾、香港三地的儿童阅读专家主持影评课，如香



港小语会会长、香港保良局蔡继有学校校长刘筱玲，台东大学博导、终身教授、儿童研究所所长林文宝等。

影评院从 2013 年开院以来，每周一次，座无虚席。这里的每一场电影都经过专业团队精心挑选，老师精心备课，内容健康活泼，活动精彩有趣，讲评生动专业，赢得了孩子们的喜欢和广大家长的信任，家长们很愿意孩子们能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享受电影的乐趣。目前，家在图书馆附近的孩子们，周六的一天往往就是这样度过的：上午在图书馆的自修室里做作业，下午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少年儿童在这里既欣赏了国内外最好的影视作品，更开拓了孩子的思维和视野，还写出了大量的影评好作文。



我和作文有个约会

三月如歌，春风送暖，百花盛开。在如诗如画的春天里，拱墅区图书馆迎来了运河大讲堂第三期公益讲座。这次讲座是由浙江省优秀教师，拱墅区教师进修学校语文教研员许珂老师主讲“让作文坐上新干线”。

讲座一开始，许老师就引导大家畅游在一个个妙趣横生的互动中，让孩子们进行即兴口头表达。她说，儿童作文就是飞速行驶在新干线上的列车，趣味才是列车的动力系统，阅读和生活是供电系统，客运系统则是原材、构思及语言表达。

许珂老师用独特的讲课方式，风趣幽默的教学形式，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充满趣味的讲座中体验到了作文的快乐。

运河大讲堂每月一期，由浙江省小作家（解文教育）独家承办，主要邀请知名作家和名特教师举行免费作文讲座。每次讲座，200多人的图书馆报告厅都座无虚席，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在这里享受阅读和写作的饕餮盛宴。



喜迎 G20，“新年走运，香积祈福”

拱墅区文广新局组织的“新年健走”迎来第 10 年。2016 年 1 月 1 日，上千名市民以街道、团队分组，在“健走达人”的带领下，从拱宸桥运河广场出发走最美运河游步道，途径青莎公园、北新关、大关桥，到达香积寺广场，并在香积寺广场祈福墙上签名留影，每一位参与健走的市民都能收藏到一本《健走集章册》，沿途集齐“红运当头，一起走运”；“新年走运，香积祈福”；“喜迎 G20 喜迎亚运会”三个章即可在香积寺领取“福饼”一份，还可参加寺内举行的“祈福法会”。



立春送福、写联赠联

2月1日，中国作家书画院浙江分院的30多位书法艺术家齐聚运河边，免费为百姓送春联、送祝福。作家们在立春这天，通过“写联赠联”的方式，将运河的文化融入亲民、惠民、乐民的群众文体活动中去，也借此向大家拜个早年。“辞旧岁三羊开泰、迎新春六猴送安”、“羊献银毫书捷报、猴挥金棒迎新春”……一份份真诚的祝福跃然纸上，通过一幅幅春联传达给在场的每一位群众。人们一边请书法家书写春联，一边欣赏着他们各具神韵的挥洒，不时发出“啧啧”的赞叹声……



冬赏花灯

2月21日上午，拱墅区2016“运河之春”元宵灯会暨杭州市第三届民俗文化体验周活动在“民星大舞台”启动。运河文化广场龙狮齐舞，“齐天大圣孙悟空”带来“元宵好彩头”。夜间，拱墅区10个街道同步亮灯，“金猴献瑞”、“海洋世界”、“时光隧道”，仿佛徜徉灯海。民俗周活动内容还包括了“扎花灯”、“包元宵”、“看花灯”、“赏游艺”、“品民俗”等系列活动。



2016 运河南端的“三个春晚”

“迎接 G20, 唱响和平颂”、“杭州是这样的美丽”、“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猴年来临, 在中国京杭大运河的南端, 举行了“2016 中国诗歌春晚”活动。同时期举办的还有首届“浙江知青春晚”和“浙江书画春晚”系列活动, 杭州大运河畔异常生动, 延续了浓浓年味。



大运河 文化沙龙



2015年，拱墅区文广新局尝试以“三联模式”为引领，通过“联盟”、“联姻”、“联群”整合全区文化资源，盘活文化存量，将运河沿线的文化智囊团、文化民营企业代表，以及热爱运河、愿意为运河文化的传承发展奉献力量的志愿者们聚集起来，通过签订公共文化服务联盟公约的形式，成立了大运河文化沙龙。大运河文化沙龙每月定期开展文化活动，为市民免费展示诗词歌赋、曲艺手工武术等各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提供了多类别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满足了人群个性化、多元化的文化需求，同时也促进了运河文化的多样性。

目前加入联盟的单位有：1、舒羽咖啡 2、香积寺 3、赵氏工坊 4、戏蜂子动画 5、木公堂 6、布米咖啡 7、柔之艺太极馆 8、拱宸国学馆 9、老开心茶馆 10、韵和书院 11、笛友之家 12、活态馆 13、浙窑 14、浙派徐门古琴 15、南戏楼 16、北戏楼 17、剑瓷视界艺术馆共 17 家。

大运河文化沙龙发起人——舒羽（舒羽咖啡负责人）

原名周莉，浙江杭州人，生于七十年代末。曾在媒体工作，后创办文化传媒公司。著有珍藏本诗集《黑色是最彻底的奢华》和《舒羽诗集》（作家出版社）。曾在短短一年中，写下 260 多首诗歌，以一种火山喷发式的诗歌写作方式，特别是她方式独特的文学创作活动，许多急管繁弦式的文学告白和深沉吟唱的精美诗句，一经网络发表就为读者所倚重和推崇。



大运河文化沙龙联盟盟主——张于龙（剑瓷视界艺术馆负责人）

浙江龙泉人，主要从事龙泉青瓷、龙泉宝剑的文化研究、推广及设计创作。他的作品集古铸今，在继承传统工艺同时，紧扣时代特色、注重作品的人文情怀。其作品被国内众多博物馆、艺术馆收藏，并在国内各项大赛中十余次荣获金奖。曾为上百名各界知名人士设计专属礼品，其作品也受广泛收藏。被多家政府、企业等知名机构聘任专属高端文化礼品顾问。

